

國際編譯

INTERNATIONAL DIGEST

第一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董霖主編

目錄

出版版	國際論壇
全國雜誌概況 奧本海氏國際公法 日本戰後貿易擴充問題	國際會議與國際合作 何謂民主國家
蒲耀瓊	編者
董霖	編者
胡一貫	編者
范爾	編者
墨駐華代辦	編者
李曼瑰	編者
樹新	編者
巴斯福斯基	編者
羅素	編者
國際宣傳處	編者
張忠紱	編者
張忠紱	編者
張忠紱	編者
張忠紱	編者
張忠紱	編者
張忠紱	編者
張忠紱	編者

國際編譯社
重慶大田灣五十九號
地址：重慶大田灣五十九號
發行所：重慶大田灣五十九號

一卷一期目錄

發刊辭

董霖

十七八世紀中西文化之交流

王寵惠

英國改組世界的計劃

史密司

爭取勝利和世界和平的策劃

克伯遜

現代戰爭中海軍的任務

李却蒙特

日本所謂決戰階段的透視

鹿垣耳

組織中國國際公法學會之商榷

董霖

最近一年的出版動態

印維廉

蘇聯黨方歷屆大會決議案

朱慶永

出版導報

日本能支持多久？

蒲耀理

二期目錄

墨魔下台後的義大利

程滄波

戰後應否有一國際人權宣言

錢端升

戰後美國國內經濟

美國時代幸福
生活雜誌戰後
問題研究會

美國何時被轟炸？

塞凡斯基

日本思想演變的分析

羅克典

關稅與主權

魏斯

各國對華入境之歧視

惠林

戰時美國出版界

蒲耀理

歐洲的前途

佩萱

國際論壇

編者

一、國際會議與國際合作

近代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孤立自守已不可能；無論平時戰時，國與國間交往頻繁，若干事項常須會議解決。國際會議之類別，約言之，有屬政治性者，例如巴黎和平會議；有屬技術性者，例如國際公法編纂會議。會議之一般任務，要在檢討問題，協商辦法，促進國際合作；其決定成敗之因素固多，惟最重要者，應視與會各國有無誠意，議決辦法是否公允。自有史以來，各國之外交政策，無不基於其本身之利害，國與國間在法律上雖屬平等，但因國力強弱不等，事實上之地位仍相懸殊。基於上述事實，過去國際會議，類多為少數大國所操縱，小國發言力量微薄，不免處於被動地位；甚或因特殊利害關係，對於某某大國，貌合神離，蓄意排拒。卒致會議甫罷，而嫌隙已生，不特國際合作未能實現，甚且戰爭禍根從而潛伏。實例甚多，不勝列舉，巴黎和會及國際聯盟中大國之縱橫捭闔與其後果，乃其近而易見者。

夫往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者三十二同盟國衆，一心一德，誓以殲滅軸心，永絕戰爭。以戰事之演進，一切重大問題，自須彼此商洽，以求協讓。惟自開戰迄今，未嘗舉行同盟國家全體會議，即中美英蘇四國領袖，尙無聚首一堂檢討全盤戰局之確息，而羅邱會議却有六次之多，且先後發表「大西洋憲章」及「無條件投降」主張等，以爲同盟國一體運行之南針。論者對於羅邱二氏之英毅果斷及勇於負責精神，深致欽仰；但亦不無顧慮此種傾向，或將引起其他國家之疑懼，認爲今後世界政治之運用，一惟英美馬首是瞻，積久難生，恐蹈過去國際合作失敗之覆轍。據近情觀察，羅邱二氏或因同盟

各國對於作戰方略及戰後政治願望，未盡一致，此時會聚洽商，雖有結果，故先出發表意見，以取各國同意；雖有輕重之分，要亦時勢使然也。

二、何謂民主國家

近來美國報章雜誌，間有刊載譏評中國非屬民主國家之論文，此蓋因觀察欠周，無足深怪；今乃變本加厲，復有鮑爾特渥（Hanson Balowin）於八月份「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中，爲文譏議中國僅係地理上之名辭，不能稱謂國家。我人爲報導真相，闡明法理，不得不有所辯說。

國際編譯

政治學家對於「國家」之定義，未臻一致；但綜合言之，凡具備土地、人民、政府及主權四項條件者，均爲國家，絕無疑義。國家爲國際社會之組成分子，依據國際公法，凡新興國家須經其他國家之承認；惟一經承認，不能憑主觀之好惡而隨意撤回，亦不能因其遭受暴力侵略，政府流遷他國，而宣告其喪失國家之資格，上次世界大戰時之比利時，乃其適例。中國立國五千年，歷史悠久，遠在他國之上，地大物博及人口之衆，不下英美等國。當其盛也，版圖橫越歐亞，各國爭相交結；近百年來因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主權被侵，疆土日蹙，但國際間尙皆承認其爲獨立國家也。七七事變以來，中國孤軍抗戰，數載於茲；日本於席捲南洋之後，趨趨不敢前進，實因深陷大陸泥淖，無法自拔之故。英美政治家敬佩中國軍民之勇毅，蔣委員長人格之偉大，因而有自動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舉。不意有妄人焉，抹殺事實，悖棄法理，武斷中國不成國家；此何異見一健全之士，終日勤勞，偶染疫症，體力衰退，即貿然指曰是非人也！失同情之心，人皆有之，矧在中美，誼屬同盟；我國苦戰久矣，在重武器及飛機兩缺之情況下，牽制日軍三十師以上，宜亦可以博得友邦人民之充分瞭解矣。然鮑氏之荒謬主張，非能代表美國任何部分之輿論，僅屬一人偏見已耳。

「國家」之義既定，茲再申論「民主」。所謂民主者，指主權在民之謂。英美人民，藉政黨之結

國 際 論 壇

會，選舉之運用，爭取官吏議席，左右國家政治，由來已久，故尊爲民主先進。然嚴格言之，任何民主國家，均未切實履行「大多數統治」(majority rule)之原理，政權均爲少數有力者所掌握；是以真正之民主政治，亦屬可望而不可即。世界政治之演進，由專制而趨向民主，殆無可疑。惟任何社會現象，均受時空律之支配，各國因歷史環境之不同，因而其實施民主政治之程序與方式，不能強求劃一。中國學者向重民本之說，惟承五千年專制之後，一旦改制，法治風氣未能立時深入社會各階層，故終北京政府時期，民主有名而無實。中國國民黨有鑒於此，北伐完成之後，先施訓政，教導人民行使四權，俟全國過半數省分地方自治完成，即行頒佈憲法，實行憲治，如此則不特免蹈過去躐等躡躡，民主之基礎亦可賴以鞏固。外人間有不諳中國政治之實質，輒就其表面形式，以非民主相譏，抑何曲解之甚！

或謂民主政治之要義，厥爲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等之自由，而中國政府未能依照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切實予以尊重。殊不知各國當非常之會，對於憲法上規定人民之自由，例可加以適當限制，藉以保障國家安全，爭取最後勝利。英美各國無不如是，不應厚責中國；惟是輕重權衡之際，不免過猶不及之弊耳。中國國民黨執政有年，外人間以一黨專制視之，但揆諸實際，國民黨實以黨義治國，政府官吏並不限於有黨籍者，人民代表機關之國民參政會，且有各黨各派代表參加。由此而觀，現階級之中國政治，確向民主坦途邁進中，其實施程序及運用方式，容或未能盡符英美人士之傳統思想；但欲求面目惟肖，同胎兄弟尙屬難能，况歷史環境迥不相同之國家哉！

什麼是「無條件投降」？

張忠絨

國際編譯

第三期

自從美總統羅斯福與英首相邱吉爾，於本年正月在卡港舉行會議，決定敵人必須無條件投降以後，蘇聯與中國對此一原則，亦相繼表示贊同。蔣委員長於其本年七七告聯合國民衆書中申述我們中國的期望，其第一點即爲：「我們必須使歐亞兩洲的敵人無條件的接受聯合國的和平」。他並且進一步解釋說：「這就是說要澈底解決他們的武裝，並且杜絕他們在經濟、法制、文化、思想上侵略毒素的根株」。

究竟什麼是「無條件投降」？此一原則究竟通用於那些國家？與含義究竟何如？在本年七月二十五日義大利政變，墨索里尼下台以後，此一原則的實用問題即隨之發生。這還是第一次，嗣後隨着盟軍的進展，此一原則的實用問題必將陸續不斷的發生。

在卡港會議（正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後，

羅邱兩氏於正月二十四日的招待記者席上發表的聯合公報，其中並未提及「無條件投降」字樣。但根據卡薩布蘭卡二十六日路透電的報道，則羅斯福總統曾於會議後發言：「吾人已具決心，欲護得和平，惟有完全消滅德日兩國之實力，此即表示德日兩國須作無條件之投降」。羅斯福總統並認爲「卡薩布蘭卡會議或可稱爲彼與邱吉爾商談之軸心無條件投降之會議」。羅斯福總統並解釋謂：「此並非表示軸心各國及其人民須予毀滅，但彼等之仇恨，恐懼，及企圖統治其他民族之哲學，則必須剷除」。同時根據駐渝美國新聞處所發表的卡薩布蘭卡二十四日電，除報告上述羅斯福總統的談話外，並謂，邱吉爾首相亦曾談稱：「渠與羅斯福總統確已決定其擬定之目的，厥爲使舉世陷於憂愁與破壞之罪惡勢力，必須無條件投降」。

在上述維斯福總統的談話中，其所言作戰的能力（即實力）必須予以消滅者，僅指明德日兩國，而未提及義大利。邱吉爾談話的措詞，其含義雖較廣泛，但亦僅謂：「使舉世陷於憂愁與破壞之罪惡勢力，必須無條件投降」。然而此「罪惡勢力」究包括若干國家，英相亦並未予以明白說明。此次墨索里尼下台以後，巴多格里奧元帥奉王命出而組閣；渠曾與盟方試行談判和平，毫無可疑。而談判迄今之所以不能獲得成功者，其重要原因似即在義大利新政府不肯接受「無條件投降」的辦法。換句話說，美英兩國代表盟方，正堅持義大利必須無條件投降。是「無條件投降」一項辦法，已應用於義大利，毫無可疑。邱吉爾於七月二十七日在下院的演說中曾明說：「吾人之主敵……為德國，而非義大利。但為義大利及盟國之利益計，義大利之無條件投降，必須為完整者，而非片段者」。在美國方面，赫爾國務卿於二十六日即已表示：「卡港會議中決定軸心國無條件投降之原則，對義大利仍然適用。」羅斯福總統於二十八日廣播中說：「吾人對於義大利之條件，仍與吾人對於德日之條件相同，即無條件投降是也」。

截至現時，吾人至少可以斷定，「無條件投降」一原則，對於德日義三國，均必適用。但對於軸心的附屬國家，例如歐洲的匈牙利或亞洲的泰國，以及其他一切與德義日合作的國家，此一原則是否亦將適用？迨至現時，吾人對此點，尚無法肯定答復。但吾人可以作如下的判斷：即在廣義上言，此一原則，對於若干軸心附屬國家，亦必將適用，惟其應用之程度，在細節上，或可稍寬。

至於「無條件投降」一原則的含義；吾人欲明瞭此點，必須先明瞭此一原則產生的原因。此一原則的產生，決非由於盟國對軸心國家仇恨與報復的心理而來。其產生的原因，實由於盟方決意建立戰後世界永久的和平。為欲達到不僅在戰爭中獲得勝利，而且必須於戰後和平中獲得勝利，故盟方不能與戰敗國成立任何談判式的和平。在上次歐戰期中，因協商國方面急於在戰爭中獲得勝利，以致不惜以種種交換條件，收買施行騎

隨政策的國家。是以在戰後建立和平期中，早已伏下和平無法建立的種種因素。爲避免這種覆轍起見，盟國此次業已決定，不再因急欲獲得勝利，而使戰後建立和平的工作與努力於專先接受種種束縛。軸心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爲此一原則的必然的結果。

從名詞上說，和平可以採取「議定條件」的方式，或「戰勝國指定條件」的方式，或「無條件投降」的方式。實則「戰勝國指定條件」的方式，即以不容戰敗國有還價的機會，不過那還是屬於將和平條件由戰勝國逐一列舉的方式，其性質自尚不如「無條件投降」方式的概括而廣泛。然而「無條件投降」的方式，在事實上，也並不是絕對無條件的。那並不是說，軸心國於戰敗投降後，將受戰勝國方面無限制的支配與宰割。「無條件投降」的意義，我以爲那只是說，軸心國於戰敗後無權提出任何保留條件，以爲投降的交換辦法。然而盟國於接受戰敗國無條件投降以後，對於戰敗國的處理，仍將受種種條件的限制。那些條件，不是軸心國所提出或決定的，而是盟

國本身爲建立戰後世界永久和平所認爲應該進行而業已或行將議定的。

例如大西洋憲章，其中的八點規定，有些固然是對軸心國的限制，但也有些是對於盟國的限制，而其中的大部份却是對於世界上一切國家的限制，世界上一切國家都應當遵守的。這是盟國本身爲建立戰後世界永久和平所認爲一切國家均應遵守的予以議定的。軸心國於戰敗無條件投降後，對於這些規定固應遵守，即盟國對於無條件投降國家的關係，又何嘗不需要遵守這些條件？無條件投降一名詞，若自此種意義上講，則根本並非事實。

以義大利爲例，具體的說，若果義大利業已無條件投降，則義大利必須解除軍備，義大利不得保留其所侵略的領土，以及義大利在經濟與其他方面必須與世界各國合作。同時，盟國對於義大利也不得有掠奪的行動或企圖；盟國必須聽任義大利人民自由決定其政體，惟不得有任何反民主政體存留等等。此外，在過渡期間，盟軍必須佔領義大利，此不僅爲便利盟國對德作戰，且將延

長至義大利確已證明其可以與盟國合作以建立世界和平時為止，爲使義人得在其疆域內安居樂業起見，盟國且將立即運入糧食物資，以拯濟義大利人民。

本文的目的，只在簡略說明「無條件投降」

民主國家對蘇合作問題

國際宣傳處編譯

蘇聯的冬季攻勢已獲成功，同盟國在突尼西亞也獲勝利，所以和蘇聯訂立關於執行戰爭和計劃和平的協定，更感迫切，以前同盟國採取守勢時，是沒有這種迫切之感的。英美的報章雜誌對有關此事的許多問題，大加討論。無疑的，現在大家都清晰的感到和蘇聯共同商討和平計劃，對於作戰的獲勝，幾和軍事行動同樣重要。

(一) 相見以誠

許多報章雜誌都提出關於這問題的重要，「經濟學人」也是其中之一。下列一段是摘自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經濟學人」所載「通力合作」一文。

的含義，簡單的說，盟國決定軸心必須「無條件投降」的目的，決非因仇恨，或報復，而實在只爲戰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企圖與努力，多獲得一層保證。

「作戰獲勝是一個偉大而又簡單的理想，足以使同盟國把全人類的半數聯合在一起。可是現在和平正在勝利後面升起新的理想和新的原則又在那裏呢？……史達林已警告同盟國，謂來日還要有惡鬥，在這個惡鬥中，同盟國的互信，以及奴役的人民對它們的信心，都是軍事重要中的因素。如果共同勝利後對戰後了解的種種希望因「太少」「太遲」——討論得太少，覺悟太遲——而毀滅，那簡直是一幕悲劇。散佈懷疑的煙幕，置種種問題於黑暗的疑懼中者，是英美蘇友誼的敵人。同盟國應以研究這些問題及建築他們完全的聯盟關係，來衝破種種困難。」

(二) 德國的陰謀

上述一文，以及一九四三年三月六日「一個警告」那篇文章，「經濟學人」又注意到德國新宣傳運動的危險性質，其目的是在分裂同盟國的團結：

「其戰略有兩種意義，一方面是拆散英美蘇三大國的同盟，一方面是分裂在抵抗侵略的歐洲的統一。在這次戰爭中，德國的使用宣傳武器，從沒有像這次這樣的拚命和這樣的激烈過，因為這是他們避免失敗的最後武器了。忽視這種威脅愚蠢的，尤其是因為他們過去應用這武器的結果很有效，布爾希維克妖怪幫助希特勒握權。它幫助他破壞了集體安全。也幫助他粉碎了法蘭西。」

「如果希特勒能完成瘋癲歐洲的慕尼黑，能破壞一九四〇年法國的軍隊，那麼也許依然希望破壞任何永久和平的機會，而且還想以此獲勝。最近德國的種種政治計謀，其目的都是在麻醉左派和右派。在宣傳上，原想是誇大布爾希維克的威脅。蘇聯的軍事勝利沒有撲滅這種宣傳，反

而助長了它。現在納粹最愛把他自己描寫為蘇聯洪水的防波堤。羅馬的公告請求軸心國「消滅布爾希維克歐洲的危險」。在外交上，他們的技巧是發動和平。他們由瑞士提出過和平建議。由瑞典提出過和平建議。他們像一羣黃蜂似的圍繞着梵蒂岡陰險作響」。

(三) 密切合作的先決條件

我們如要有效的對付納粹的新政治運動，據亨納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外交政策公報上所發表的文章看來，他主張先要認清，那一件事是我們先要擔憂的。作者說：「歐美的每一個國家中，總有人以為蘇聯的勝利也許會帶來蘇維埃主張和蘇維埃活動的復活，所以和納粹勝利同樣黑暗，也許更黑暗些。如果這種恐懼無可否認的是存在着，那麼同盟國的人民更應認清那一件事是他們先要擔憂的。如果擊敗德國——現在統治及壓迫歐洲各國的是德國——是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卡薩勃倫卡會議裏也已這樣決定過，那麼，我們必需不變的實行這個目標，不管現在同盟各國間政制和經濟制度是怎樣的不同。」

「如果西方國家要和蘇聯一同擊敗德國，那麼它們也應有和蘇聯一樣的軍事勝利，要果他們要和蘇聯共同負責完成和平的工作，它們也應像蘇聯一樣的得人心。蘇聯最近對大家的影響，並不是完全由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共產主義的宣傳在西方各國的收效相當微弱，而是由於在事實上，蘇聯人已表現出他們有勇氣，有機智，有支持力，足以對抵歐洲最有力的工業和最有力的軍事國家」。

〔第二戰場〕 現在許多作者認為在戰爭中，在計劃和平中，和蘇聯合作第一就是繫於今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大家認為目前這個問題較其他問題更為重要。「經濟學人」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今年的決定」一文中說：

「自蘇聯的輝煌的冬季勝利以來，英國的人員已聽過許多關於德國處於絕望境地的消息——缺少人力，缺少油，希特勒的崩潰。他們已經遺忘了蘇聯得到勝利所付的可怖代價。蘇聯的人力也已徵調過多。他們六百萬最優秀的戰士喪失了。還有幾百萬人或在淪陷區，或已運到德國。農

業的情形也很嚴重。去年收割物的區域。今年只有百分之十的地方可以下種的。許大龐大的區域都面對着飢荒。像這樣一個河山破碎，死傷慘重，經濟機構脫節，戰爭努力過事緊張的國家，還能像過去兩年一樣，負起戰爭的主要責任，再作戰一年嗎？蘇聯的答覆是有力的「不」。正像惠斯在星期二廣播「評蘇聯」中所指出的，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勝利對蘇聯是全沒用處的。他們需要今年勝利的保證，從他們的同盟國那裏，他們只希望給予他們一些助力以減少他們的痛苦——第二戰場。

「第二戰場已成爲蘇聯測量英美意向是否誠意的試驗。由戰爭的準備，運輸狀況或一九四〇年英國的單獨受苦受難看來，決不能埋怨這樣對付蘇聯是不公平的，也不用埋怨同盟國直接或間接的。給予蘇聯的援助太多，蘇聯人認爲第二戰場非是迫切急需的軍事援助，而且也是信任的唯一測驗。永久和平要以同盟國的合作爲基礎，永久和平的任何希望以及戰爭本身的結果，全繫於一九四三年所發生的一切」。

「永久及繼續的聯繫」 「經濟學人」另一

篇文章「通力合作」說，第二戰場及進攻歐洲是列強間更密切更一致的瞭解的先決條件。而且其意義遠不止此。接着第二步就要履行有效期二十年的英蘇協定，一方面再使美國也能採取一致的政策。「經濟學人」說租借法案和北極的運輸，已打破了蘇聯人對外界強烈的不信任。第二戰場又可以有力的掃除這種觀念；可是我們應有一種保證，保證蘇聯的同盟國所需的合作與友誼，遠超出目前擊敗希特勒的目的之外。到現在為止，在軍事經濟或政治上，還沒有三國同盟的組織存在過。可是現在的確是同盟國建立永久和繼續的聯繫的時機，也許可由聯合會議中建立。在緊急時期中為無永久的組織作討論和設計之用，那麼領袖間隨便怎樣會議也不能決定的。「如果關於解除侵略國武裝，來日民用航空可選用聯合根據地等的具體問題能够成立協定，那麼大西洋憲章的一般性才開始有意義」。

「在軍事方面，最高作戰會議的設立雖時有人提議，可是事實上戰場相隔數百哩之遙，必需

分別執行，所以這建議無效。可是戰爭即將消滅，同盟國即將有效的商討把他們戰時的合作，伸張到集體安全的戰後機構」。

「在經濟方面，英美對合作的願望，可作具體的表現。……同盟國現在有一個機會把現在以坦克車，飛機，糧食和醫藥品供應為代表的聯盟結果，帶到和平時期去」。

「現在是同盟國以其態度表現他們遵守誓言及取信於歐洲被壓迫，飢饉和死傷慘重的羣衆的時候。英美必需保證他們並不會恢復和希特勒合作的那批人的權力，以嚴弄在抵抗的人民。……在建設期間，英美兩國將有一種壓力，逼使它們不再重建個人主義的政治家和個人主義的社會團體，而遣散人，以他們的行動看來，應該剝奪種種權力的，許多實業家，許多地主——直是希特勒作惡的幫兇。」

「現在還應有一個保證，凡是由德國人施行大陸控制的重工業，以後所有權不應再歸私人，而成爲公開的公司，由國際控制。這也許對歐洲的統一有建設性的貢獻，而且也無意中解決許多

好細階級的問題。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也許可以解決其他兩個好細團體的影響。

「當然，關於這一類的積極政策，除為歐洲建立廣泛的經濟復興計劃外，無法完成。只有英美兩國還有過剩的資源，所以它們必需担負起這責任來」。

（讓蘇聯完全參加）經濟學人又說：「無論英美設計什麼計劃，他們必需表示希望蘇聯完全參加的熱忱」。——可是如果它們保證把蘇聯做它們的盟友，它們也希望蘇聯表明對東歐邊境問題的態度。「為蘇聯着想，要把納粹的宣傳滅口，蘇聯政府就應保證在歐洲從事恢復秩序的工時，它將擁護，也將參與。尤其是關於東歐棘手的邊境問題，以後也要由協定解決，而不是單由傳單的行動……當然同盟國間互相同意的政策中，並不是沒有可能的邊界變化；可是邊界的變化應根據同盟國早已同意的自由和獨立原則，成立一種井井有條和行得通的程序」。

〔安全問題〕 「歐洲的安全」一文，引起

了英美很大的注意，大加討論。泰晤士報在共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星期增刊上討論到蘇聯西境的安全問題：

「研究一下歷史的背景，就可明白蘇聯憂慮的性質。也可以使它所有的同盟國明瞭。在上次和平解決時，把蘇聯和德國除外。它們想在德國的東面放許多聯合的小國，這些小國由西方列強保護，這樣就可保安全。鑄成一九一九年大錯的人選情有可原，現在再蹈覆轍則毫無藉口。其結果證明並不是由任何國家，任何小國家的集團，或由西方支持這些集團所能保持安全。只是因為西方列強有干涉的威脅，就產生了一九二二年的刺帕羅條約，正像因一九三九年四月英法對波蘭單獨成立諒解，以致使蘇聯在是年八月和德國成立了德蘇協定。如英美政治家未能從這些事實中得到教訓，那麼這是罪不可赦的，到最後可以說是自殺的。如以為英美得歐洲少數列強之助，用排斥蘇聯，使蘇聯對大陸事務不感興趣的政策就能保持歐洲的永久安全，那簡直是妄想。

「……我們要把英蘇互信的精神發展出來。」

要把這件事成功，也要靠軍事勝利，也要靠外交手腕，除非英蘇兩國對歐洲來日安全的條件有大規模的協定，否則歐洲的安全不會完全，也不會永久。正如去年十二月艾登所說，戰爭結束後，四大強國在「實際上要剪斷武裝實力」，這個武裝實力「要以同盟國的名義使用，防止侵略的重演」。這四大強國只有兩國位於歐洲，在這兩個國家身上，負有歐洲安全的大責任。這就是五月間艾登，莫洛托夫條約的意義及重要性。如果英國的邊境是在萊茵河——我們可以這樣說，雖然事實上還沒有明言。——那麼，同樣蘇聯的邊境也就是在奧得河。這並不是說蘇聯比英國更想有損其他國家的獨立，或是更想控制其他國家的內政。相反的，我們有理由說要蘇聯安全，最好的辦法是它要和其他民族獲得諒解，這些民族也有理由把蘇聯作為他們安全的屏障，使之勿蹈納粹控制的覆轍，他們對蘇聯的關係也是建築在滿足善意的鞏固基礎上。蘇聯最注意的是保障其外圍防務的鞏固。而要它的，外圍防務堅固，最好是使擁有它和德國領土間土地政府和人民，與

它親善。這一個條件是蘇聯一定要堅持的。戰後蘇聯的所作所為都是和其安全所需要的觀念相符。以後英國是自由的贊成和歡迎這些舉動呢，還是在勝利後勉強的承認已成事實，這將決定來日的英蘇關係。

（通力合作的意義）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三日泰晤士報載有一文，題名：「大國家和小國家」，討論在建立信心和打擊軸心宣傳的共同行動中，蘇聯應採取的態度。軸心宣傳要蘇聯入伙，蘇聯也許要提出要求，因此使人家誤解蘇聯。該報說，蘇聯早已担負起這種任務：「它宣言願意見東歐各國強盛和獨立，它放棄了對他們政府理想上的影響和野心。它還該做不少事。可是同時，蘇聯的主要盟國也要減少蘇聯在歷史上就生了根的恐懼。蘇聯最怕的是在來日的解決中，同盟國不願蘇聯享其同盟國的完全和同等的權利，也怕在有關它安全的問題中，它不能像同盟國在有關它們完全的事件一樣有發言權。

「這種說法，雖是振振有詞，有時也許會引起誤會。我們一定要去除此種誤會。這種論調並

不是要蘇聯去摧殘小國的利益和希望，相反的，它暗示唯有這樣，根據安全和對抗外來侵略的國際政策，在東歐才得實現。

「它也不會因英蘇友誼而犧牲英美友誼；相反的。我們應虔誠的相信除非英美蘇三國的友誼能完全保持，否則歐洲就會蒙到危險，也許還不至歐洲。」

「我們也不預備戰後美國軍事力量撤出歐洲——而且我們也不希望如此。相反的英國最希望在大西洋這岸和在歐陸上的戰略行動和軍事建設，美國能長期參加。」

「在國際團體的基礎中，不可以接受危險的區域原則。可是來日任何安全的世界組織，應有理由考慮到地理的接近。憑常識，我們也要反對斷斷安全的任何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並不把巴拿馬的防務置之美國之手；同時東歐的安全組織是世界組織中的一部，是大家關心的事，所以該區安全中唯一有效的工具——即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核心——主要的必由蘇聯使用。蘇聯是德國東邊擁有實業資源的唯一國家，而且其發展也使它能

抵負這項工作。這是活生生的事實，不能專打如意算盤，而且如忽視它，一定會發生危險。最近數月來，英美人民也逐漸認識了這件事實。認識這件事實的涵義和結果，就是和蘇聯建設永久信心的條件之一，而且也必成爲英美政策的重要部分」。

（四）現實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

大部分討論英美對蘇關係的文章，其作者都相信主義政治和權力政治基本上有區別，決不能調整，而且奈格魯塞克遜的世界和莫斯科世界是積不相容的。

但是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號大西洋月刊所載李納爾的「蘇聯及將來」一篇。對理想主義者的假定——即自由的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極端對立的——提出懷疑。作者否認所有的戰爭都是因理想不同而引起的，也否認所有理想上的衝突會形成戰爭：

「戰爭的歷史告訴我們兩個懷着同樣理想的國家可以打起來，而一個懷有不同理想的國家却

能保持和平。只有在一個統治的團體（像納粹）

所辦的。想，要駕馭他人的理想時，為理想不同而掀起的戰爭才不可避免。美國人民深為共產國際的跋扈及國內共產黨的盲動所苦。可是另一方面我們自己的信譽却聲稱這個時代一定是「美國的時代」。在我們這個時代裏，似乎有一個教條，如果不是全球實行民主主義的理論。美國就不會相信自己的民主理論，同樣如果不是全球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蘇聯也不會相信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這正是這時代中不幸的荒謬之一。

「當然，理想的不同也許會煽起現實的利害衝突所引起的火焰。如遵從以前現實主義者的均衡理論，我們就證明了蘇聯對我們的懷疑，不無理由，而且我們理想上的紛歧也可以助長衝突的火焰」。

近代史上，有許多事件可以證明「現實主義者」是「理想主義」的倒形。「現實主義者」不可思議的思想，「理想主義者」思想所投的陰影，這種思想無意的躲在他們心的黑暗角落裏。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外交政策公報」，亨納威德一譯文章，題名：「同盟國能否把戰

爭政策和戰爭目的妥協」他寫道：「現實主義者」不肯說在西班牙內戰中，軸心國控制歐洲控制世界的舉動，是受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理想的影響，而認識西班牙內戰真正性質的「理想主義者」却反變成了現實主義者。——這也可同樣的應用於日本對中國侵略的「現實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同樣那些在珍珠港以前贊成孤立的人，相信美國可以單獨生活的，認為自己是固執的現實主義者。——現在我們也許可以認為自己是理想主義者了，因為他們也假定有一個理想的世界存在，在那個世界中，美國可以與世無爭。（可是宣傳國際和平，討厭最後以武力保證和平的理想主義者。也同樣是錯誤的，因為沒有好的工作做後盾的善意，顯然是不足以改良一個不完全的世界的）。

（五）事實的邏輯

最近英美計劃社會安全和經濟民主的發展，以及蘇聯國內思想的新傾向，都帶了克復理想困難的希望——三月五日副總統華萊士說：

「一來日世界的福利，繫於馬克思主義和民主

主義是否能和平相處。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已大大修改過而我們的民主主義也正竭力使之適應於二十一世紀」。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三日「經濟學人」報告，蘇聯的主義上，現在有幾種新的陰影，它說：「無疑的戰爭主義上產生了新的陰影，我們也許可以指出兩點：（一）並沒有脫離戰前所結晶的黨的路線，以雅洛斯拉夫斯基、沙乞爾包各爾夫以及其他黨的發言人為代表；（二）可稱是「新國家主義」的傾向，這點傾向在最近的軍事改革的全部機構中，完全反應出來。我們不能說道兩者沒有明晰的分野。兩種傾向混合在一起，融化而成，黨和軍的統一由史達林親自實現，史氏的總司令和製造戰略者的任務是值得注意的。兩種傾向中的不同毋寧是一種加重注意的事實。在軍隊中，蘇伏洛夫和庫圖索夫戰爭勳章的地位已較列甫勳章和紅旗勳章的地位為高；關於軍隊紀律的改良，彼得大帝的一軍中條例」又成為軍事行動的指標。理想上的這種陰影的發展值得我們注意。也許它就是蘇聯對戰後和同盟國合作問題的態

度」

正月十六日和二十三日的民族週刊上，載有尼勃爾連載的兩篇文章，題名「蘇聯及西方」，他相信事實的邏輯終於會戰勝正統的邏輯。

「布爾希維克革命二十五週年的紀念會上，史達林演說中表示其「對英美蘇之逐漸接近」深有信心，邱吉爾之訪蘇，已建立了該兩國間相互之完全諒解。」他承認有些人「不相信會有這種結合，因為這種結合中包括「衝突的理想和龐雜的因素」，不過他把無可置疑的結合的事實指出以為反駁的需要。」他歷述蘇聯和同盟國的關係，獲得了一個明顯的結論，即「事實的邏輯，比任何邏輯為堅強。」

「西方的自由主義很可以把這一番話認為這是共產黨領袖承認歷史邏輯並不和共產黨的邏輯相合。歷史的複雜性也許已傾覆了共產黨「歷史辯證法」的計劃。根據這些計劃，資本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集團是不妥協的，互相仇視的。而

事實上，他們却發現他們合作對付一個共同的敵人，雙方都承認這共同敵人較其兩方中的任何一方更為兇惡。

「可是如果認為史達林這番話是承認歷史不能和共產黨的計劃相符，那就是不公平了。因為我們應知道許多左派和右派的西方觀察者，也和共產主義者一樣的咬定共產主義的世界和民主主義的世界有不可妥協的衝突存在，雙方都強烈的抱有這種感覺，如果更強固的「事實的邏輯」不插身進來，——即如希特勒不進攻蘇聯，日本最後不進攻蘇聯——那麼雙方是不可能合作的。

「如果西方仍舊有人因史達林和德國的締約而憎恨史氏，因為沒有德蘇協定，戰爭是不會爆發的，那麼他們就該記着在歷史以事實作武器以前，史達林確已向歷史的邏輯屈服過。在蘇聯參加國聯，尋求「集體安全」制時，實際上就是他宣言他已不再循行共產主義的計劃；他對付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有了區別，這是正統的共產主義思想中所不該有的；而且實際上也就是他準備和這些國家中的幾個國家聯合以制止一種

國際政治，那種國際政治決非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歷史的解釋所能勝任的。他的政策在西方得不到反響時，他才和德國締約。他和德國的聯盟已證明是無效的，就是在一個很短的時期中看也可以說是無效的；可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犧牲捷克，或他們的未預先獲得蘇聯同意而保證波蘭的完整相較，德蘇協定也不見得更沒有結果些。

「至於過去的失敗，其記錄相當平均，現在很明顯的，只有根據相當親切的相互了解使西方世界和蘇聯合作，對德的戰爭才會獲勝。教會和經濟方面的反響雖絕不容親切的互相了解，可是如要建立永久和平，這種了解必需繼續，這是目前情勢中更重要的一點。目前西方世界和蘇聯的理想仍屬紛歧，如何完成這點還是問題。如果我們要說得予蘇聯有利，我們就說它們理想的上紡歧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同。如果我們要自以為是，我們就說這是獨裁和民主的不同。這種不同可以用這樣矛盾的名詞表現，這事實就表示出理想衝突的嚴重性。如果西方世界對它沒有解決的經濟問題不覺得不安，它也就不會對共產

主義對那些問題的答復，這樣熱心的去響應了。另一方面，我們沒有理由毫不批評的去接受蘇聯的解決辦法。我們應該感謝歷史的邏輯，因為它駁倒了共產黨對我們問題的答復，要不然我們還沒有那種聰明去這樣有效的反駁它們呢！我們知道民主世界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條完全技術社會上基本安全和基本公平的方法。可是我們也知道事實上共產主義的平等主義只是把經濟和政治權集中於一小的寡頭政治，這種寡頭政治的統治是破壞基本自由的，而且共產黨希望獨裁和國家本身合在一起，將摧殘烏托邦幻想中最動人的部分。

如果我們假定雙方都不能完全解決社會和政治公道的最高問題，那麼我們就以調協我們理想上的不同。對那批因共產黨的解決辦法而影響他們特權的人們，我們對他們的口供當以懷疑的眼光去看。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我們應看重我們和蘇聯相同的地方，認識蘇聯獨裁和納粹獨裁的區別……事實是，共產主義雖殘酷的在運用獨裁

，却並不把它認為是終極的目的，它也不拿暴力種或戰爭。它精神上的優裕主義是暫時的，而並不是和納粹一樣的精神上是虛無主義。事實上，它在精神上最後是烏托邦的，和自由主義的民主世界的理想一樣。共產主義者相信，最後在階級鬥爭裏運用激烈的共產主義，就可以從社會生活裏驅逐出力量來。自由主義則在「歷史的邏輯」沒有勸阻它以前，相信歷史是逐漸的把力量從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消滅。到底這兩個中，那一個更有助於政治的優裕主義的興起，我們還難於決定。所謂政治的優裕主義就是主張力量即係正義。可是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共產主義是相信正義的普遍標準的。如果它們用以到達正義普遍標準的手段，有時反而破壞了它們的目的，這也並不是歷史上的新變化。譬如試一想放任主義經濟制度的結果就知道了。

「在理想上說來，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世界的合作，也許可以完全交換政治經驗，共產黨人早已承認資本主義世界並不像他們的理論上所假定的那樣沒有正義，那樣完全不可信賴。我們

也許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大體上說來我們所享的自由較蘇聯多，平等則較它少，而蘇聯則所享的自由較我們少，而平等則較我們多。到底民主政治應以自由為主，還是以平等為主，這是一個無休止的辯論。可是歷史已確證如果我們太把一個附屬於另一個，結果我們兩個却沒有到手：

「共產戰後主義和民主主義世界的關係將和三十年戰爭後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關係相似。我們應得三十年戰爭證明基督教中沒有一派能壓倒一派在歐洲建立霸權，威斯特發利亞和約用一串妥協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妥協方法是和「事實的邏輯」相合，並不是和其他邏輯相合。這兩個戰爭並不是完全相同的，因為這次民主主義並沒有和共產主義作戰，而是在聯合對付一個共同的敵人；可是這比較還是有效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衝突在經濟方面是古老的封建秩序和崛起的中產階級的衝突，而自由的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衝突則是中產階級和工人的衝突。在某種意義上說，自由的民主主義世界是俗化的基督新教，共產主義則是俗化的天主教，這也許是教堂深惡

痛嫉克萊姆林宮的原因之一。雙方都覺得他們理論的真理是無容置辯的，歷史必定會給它勝利，可是歷史對它的決定卻從不使人類邏輯一樣的明晰。那些想像他們可以根據美國「自由企業」的思想建築一個世界的人，一定會和共產黨一樣的因素歷史的複雜性而失敗，共產黨呢？也因為同樣的歷史複雜性，對他們世界革命的希望也將失望。」

（六）去除了一个障礙

五月二十三日中央社訊「莫斯科電台今日宣稱共產主義執行委員會投票解散共產國際。」

尼勃爾的一篇「蘇聯和西方」對這同盟國間密切聯繫的重要步驟的含義，有重要說明。

作者說「蘇聯和西方國家對穩定的世界秩序之建設，都很注意，所以以蘇聯作為該秩序中統治國家之一，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必更大。可是其主要的阻力是蘇聯和全球殘餘的共產黨的關係，蘇聯這國家並不想侵略。它只想在戰後保持和平和現狀而已。可是共產黨却是蘇聯精神帝國主義的象徵和工具，換言之，也就是以蘇聯為基礎的政治運動的大野心，這種運動顯然仍需要一個世

界革命。史達林幾次證明蘇聯政治家的本能和責任統治他的思想，而以較純粹的共產主義信仰爲次要，在某方面看來托洛斯基則是純粹共產主義信仰的代表。

「蘇聯的政治家。方面有種種需要，一方面又要保持其對它必需合作的國家作革命的威脅，兩者如何相關呢？蘇聯對共產黨的支持，只是信仰的殘骸呢，還是在其對西方世界的關係中，增加其力量？如果它是增加蘇聯的力量，那麼其他國家是不是不能忍受呢？關於這，這次的戰後世界和三十年戰爭後的世界又有一點相同。我們應該記着威斯特菲里亞和約禁止耶穌會（天主教中之一派）的秩序，而耶穌會秩序本來却是反宗教改革的政治和國際工具。和約中天主教所傳的一部分代價是它否認其國際力量的工具。在這一點相同點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啓示呢？也許在抑制耶穌會的企圖無效後，我們應該得到了一個警告了。

「……蘇聯這個國家被迫在歷史的複雜性中實現其拯救計劃，而歷史的複雜性又是藐視一

切拯救世界的烏托邦夢想的。蘇聯又是國際共產主義的祖國，它是它盟國的威脅。這一點矛盾要如何才能解決呢？

「再更進一步的把這件事分析，國際共產黨雖顯然是效忠於世界革命，却日漸的成爲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了。由於這一點應用，所以大部分西方國家都對它失去了信用。西方國家每一國都有階級鬥爭，戰後也許階級鬥爭將更烈。可是階級的組織較共產主義理論所見到的更複雜。馬克思主義未能測量出其複雜性，也未能了解在鬥爭中農民和較低的中產階級的地位，這的確是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原因之一。共產黨不再是階級鬥爭中的有效武器，這非僅因爲其理論只適於西方世界的社會複雜性，而是因爲其對蘇聯的特殊關係使之想把他每一國家中鬥爭的需要屈服於蘇聯的外交政策下。蘇聯國內的領袖既不會在其盟國內繼續發動革命，其盟國又無蘇聯典型革命出現的希望，所以戰後的階級鬥爭無論怎樣大，我們可以想像到解散共產國際將是蘇聯領袖必採取的戰略。因爲蘇聯領袖已證明他們願意對一事實的選

輯「屈膝，也已證明我們最注意的是蘇聯國家的安全……」

「我們不知道在德國或法國的共產主義，因必要循行的不正當的外交政策，聲名狼籍到什麼程度？我們也不知道蘇聯的武器最後勝利後，歐洲共產主義的威信會增加到什麼程度？可是顯然的共產主義依然是大部分歐洲的活的信仰，我們有理由相信凡是竭力反對以傳統方法穩定歐洲的一切因素，必都以共產主義為集合點……反對這一個計劃時，蘇聯當然仍保持其所有力量的工具。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非特是蘇聯政策的工具，而且可以加強一般人民避免把社會問題作逆行的解決的力量，那時共產主義可以成為蘇聯最有力的工具。純粹由國家政策的一部分來看，蘇聯是極想在不穩定的世界中偷享太平，而一方面它却又要說是為國際無產階級的謀更大的福利，它外交政策上的這種矛盾是可笑的。」

「共產黨的繼續存在事實上是我們和蘇聯親睦邦交的一個煩惱因素，理由很簡單，國際政策是要互惠的，我們反動的人可以說共產黨的主義

顯然是有利蘇聯的，而加以反對……」

「我們幾乎不能希望蘇聯人能了解西方世界，知道這一點對相互關係的危險，所以在戰後的解決中，我們也許會作像在威斯特菲里亞和約中取消耶蘇會一樣的要求。威斯特菲里亞和約中的取消並沒有完全成功，我們這一次的努力也許也不會成功。就是史達林解散在盎格魯塞克遜世界上的共產黨，他也無權解散一小部分智識分子和工人所信仰的正統共產主義。如果他解散它，任其所止，那麼它也許將變成更純屬國際性更默示的形式。總之，它將成為托洛斯基派。它將成為不實的，而不是危險的。至少，它不會有礙解決世界問題的唯一方法，在這個解決辦法中，蘇聯必需和在領導世界組織中的其他列強聯合。」

「英美的政治無論怎樣不同，很顯然的共產黨在英語國家中決不能達到社會革命，也不能實現蘇聯的政策。共產黨的確是蘇聯的工具，真是太顯然的事實，各國最討厭內政由外國操縱。我們尤其討厭共產黨對蘇聯的效忠，因為它常常假裝忠於一種神祕的國際勞工階級，而實在是效忠

蘇聯。」

(七) 英國所處的媒介地位

因為英國的命運和歐洲命運較美國與歐洲命運的關係為密切，在歐洲最重要的就是蘇聯。而且英國人參戰為久，受戰爭影響為烈，似乎也變得比美國人更習慣於計劃經濟；英國的地位是應極積使美蘇更為接近。尼勃爾在其「蘇聯及西方」一文內提及英國中間人的地位。他說：

「戰後英蘇的合作將更密切，因為無論國際關係的基本組織如何，在穩定歐洲時，蘇聯需要英國，英國也需要蘇聯。英國人還沒有決定到底戰後是否該聯蘇。他們不能決定我們是否不要再推諉我們權力的責任，或是至少我們不要再折衷孤立主義和干涉主義，使之滿足我們民間的這兩派。英國人比美國人更能肯定的說蘇聯是其友邦。即令美蘇合作，英國人也會把蘇聯作為對我們優越權力的力量。我不是說世界可以或應該再以不可靠的均權組織起來。我只是認為即令在最理想的世界組織中，我們也應像在內政上一樣的考慮到反對力量的實力。也許還可以再加上一句

，英國雖不見得有激烈的革命出現，而在其內政上每一方面都可以看出來。它們和蘇聯的價值主義較近，和戰爭美國的努力較遠；它們會擺脫束縛工業的政治束縛，再在放任主義上來一次冒險。」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泰晤士報周刊上有一篇「歐洲的安全」也是討論這件事。「美國認為英國外交政策的工作是英蘇共同注意歐洲的安全，設法達到此目的。他們間當然有不同存在，可是這種不同決不是優柔寡斷所能解決，或所能減輕。英美對歐洲因無知的怠惰，和一心打如意算盤，所付的代價已很高，如果英國所付的代價比美國更高——戰前的屈辱和戰時的痛苦——那麼它應該首先有責任和權利大聲疾呼，不容有這些錯誤的重演。宣佈一般原則並不能解決歐洲的安定問題；接受假想的責任，或建立鬆弛的商討或合作機構，也不能解決歐洲的安全；根據民族獨立觀念的任何組織更不能解決歐洲的安全，因為這樣一來會把歐洲瓜分為二十個獨立和不調和的軍事及經濟主權。只有讓那些擁有大量軍事

經濟力量，準備在歐洲實行其力量的國家，再把那種力量使之能達到共同目標，而且又是為大眾的利益，歐洲安全才得解決。戰爭中蘇聯軍事的成功，已確實表現，沒有蘇聯參加，這稱機轉連一分鐘都不能成立，而且凡是關心來日安全的國家，無分大小，都急急需要它。這是過去十八月中在歐洲事變中的表示。它是形成英國來日在歐陸政策的決定因素；而英國政治家當先急務是加強美國領袖的努力，促進美國對這件事的了解與贊助」。

（七）蘇聯與美國之相同點

許多美國人都意識到美蘇人民有相同之點存在，這一點事實，使促進美蘇了解的工作大大容易。我們要注意這些之相同點，它們可以減輕因兩國政治不同所引起的躊躇不決。如果我們的注意點由理想的部門轉到現實地方，那些雙方的相同點更屬明顯，兩國疆土遼闊，有無限制的可能可以發展其自然資源，於是主張美蘇人民應把握住因這種環境所引起的特殊問題。

亭納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的「外交政策公

報」上寫道：「兩國也許因人種龐雜的關係，其思想和行動都是目光遠大的，一旦他們從歷史的孤立傾向中解放出來，也許就特別適用於二十世紀的國際主義。蘇聯人像美國人一樣，對物質進步有無邊的信仰，最近對近代機器的信仰更增加其信心。蘇聯人也像美國人一樣，其對物質進步的信仰是和促進人類幸福的熱望混合在一起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共和雜誌，副總統威爾斯的一篇「在大西洋憲章之外」，他把美蘇的相同點及其合作的可能性很長的申說一番：

「美國和蘇聯人民的一見如故並不是偶然的。雙方的人民都擁有龐大區域的沃土，雙方的人民都知道他們的將來比他們的過去更為偉大，雙方都憎恨虛偽。在蘇聯人民掙脫沙皇的專制主義時，他們本能的向美國要求在機器和農業上領導他們。由於蘇聯人民對進步的渴望，他們竟能在二十五年間完成了美國在一百年間發展的事。」

「第一個意識到美蘇精神聯繫的是法國的作

家托克維爾，他（在一〇七年前）曾寫道：「世界上現有兩個大國，雖出發點不同，而似乎却向同一個目標前進。我是指美國和蘇聯而言……他們的出發點是不同的，他們走的路線也是不同的，雙方似乎都秉承上天的意思，掌握着全球一半的命運」。

「美蘇兩國現在較托克維爾在一八三五年歷游美國時更為密切。兩國的大陸地位以及其發展富庶資源的需要，不願受外界干涉，使兩國人民都痛恨戰爭，深愛和平。

「……美蘇都會退隱在孤立主義山以保持和

著名哲學家羅素

論戰後問題的解決

Bert and Russell 著 許君遠 譯

（原文載一九四三年四月「自由雜誌」）

一

在考慮戰後世界措施之先，就有兩個問題展

平，但兩國都失敗了。兩國都得了一個教訓。

「美蘇兩國彼此影響。雙方都是為全民的教育，生產力和永恆的快樂而努力。新的民主政治，即全民的民主政治，非特包括人權宣言，而且還包括經濟的民主，倫理的政治，教育的民主，和對種性的民主。

「現在世界之所以紛亂是因為這些不同形式的民主必須合為和諧的整體。數百萬美國人現在正在看汎美和大英帝國是否是新民主的經線，蘇聯和亞洲的人民是否變為「共緯線」。

開在我們面前：第一我們希望什麼？第二在我們希望中有多大部分可以有實現的機會？第一個問題很簡單，因此我也從第一個問題說起。

我們全希望在大戰結束以後，能够有一個阻止另一個戰爭發生而長久享受太平的辦法。很顯然地，如果文明必須延續，我們就不能允許每二十五年發生一次戰爭。同時世界上存在着比戰爭還壞的罪惡；我們不能想從打倒希特勒而得到和平。問題是在我到一個維持世界和平的辦法，甚至普通明白道理的人認為值得在戰爭中犧牲的事物，也不使其稍有犧牲。

「自由」是一個好的口號，不過還不够成爲一個國際原則。我們還應該有作幾種事的自由，不過僅限於某幾種事。首先就不能有發動侵略戰爭的自由。顯然地這需要一種可以使用武力的超過國家的政權，另外還有一個司法組織，授予責任，讓它能够迅速地宣布侵略是否已在發生。同時也需要多數列強反對侵略，甚至它們不直接受着牽涉也要參加剷除工作。至少有這樣一個時期，可以不經過任何正式的或者法律的手續，可以藉着聯合國家締盟的延長，並且慢慢地也會得到目標相同的國家加入而達成。不過在最後總有幾種更顯明的事物需要予以規定。

如果和平勢必保持，反侵略的正式規定又絕對不够力量，不論這規定是多麼必要。我們要想出一個減少侵略動機的办法。這一點需要不同的變革。

(一)不準備成立自主政府的殖民地，應該予以國際化。這一點尤其適用於非洲。英法比葡的私有式的帝國主義已經過時，同時它們也能够成爲一些沒有殖民地國家（如德意志）的鼓勵。非洲被白人統治着的殖民地應該立予完全自主的建議，雖爲理論家所支持，但是他們不會顧及事實。無疑問地最後的獨立政府乃是目標，而每一種工作必須及早準備以期其易於實行；但在同時，文明國家的聯合統治差不多可以成爲最接近實際的办法。

(二)重要原料聽任自由取用。沒有一個政府能有權力阻止外國僑民自由購買一個地區的生產。在國際共管的殖民地區域，任何國家不能獲得投資的優先權。

(三)具有戰略地位的重要地方，如蘇彝士、巴拿馬、直布羅陀、新加坡等，應該直屬於國

際政權，由該政權予以警衛保管。或者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也要包含在內。

現在我該討論比較微妙的兩件事了，你看它們像是牽涉到一個國家的內政而非它的國際關係，最初的國際政權應該包含美國，不列顛協同體（大不列顛和自治領），蘇聯和中國。它們應結成同盟，而隨時邀請其他國家參加。參加的一個條件，就是那個國家不是民主，便是自由盟國監督而舉行公民投票，被大多數公民贊成的政體；另一個條件，就是那個國家不能勉強包含過多的自己願意獨立，但因地域關係而勉強集中一起的集團。這些條件完成了以後，那個國家算是被盟國承認的一個會員，它的政體彼此就不能夠使用武力更改。不過它可以使用由盟國發動的公民投票而改變，而這樣的公民投票在經過相當時期，（假定二十五年吧。）認為有必要就可以舉辦一次。

這樣規定具有兩種理由。第一，因為內戰可以很容易地成為國際戰爭。如果沒有英法的綏靖政策，西班牙內戰便可以造成這個惡果。它可以

由於共產黨和民主黨的戰爭而發生，在戰爭結束以後，這種情形會在好多國家存在，因此預防內戰乃是防止國際戰爭的根本條件。

第二種理由乃是，使用武力造成的政府，（如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等），很容易成為無自由和狹義的國家主義，並且因為他們的生存寄託在國內的無法律狀態之下，他們當然也不會尊重國與國間的法律。而只有尊重法律戰爭才可以永久防止，因此我們絕不希望政府裏包含着法律的破壞者。以合法的手續改變政體應該讓它存在，並且不能有太大的困難，但是不合法的辦法一經企圖試用的時候，就要遭受國際政體的積極制裁。

更有一個成問題的勢力，就是從一個傳統的觀點上說，我贊成對於某某國家的內政上一定予以施用。如果有一個國家證明有了侵略的傾向，（這特別適用於軸心國家），應該強迫它採用消滅過分的國家主義的教育。過去十年中在德國受教育的人們或者永遠不適於任何國際合作的工作，因為他們的思想不是主便是奴。凡是稱頌戰爭

勝利，藐視他國權利的國家主義的教育，全應該視為準備侵略之用，其罪過一如不顧協定製造飛機坦克一樣。因此我主張，被許可加入同盟的國家，應該遵循某種的教育原則，並且讓國際觀察員前往監督，務能使這些原則實施，顯然其中有着實際的困難，不過我認為困難，不是不能夠征服；但爲了節省篇幅，恕我不在這裏討論了。

一一

加入同盟須能享有重要的利益。第一、保護各國使其免於遭受攻擊，因爲盟國任何一員受到攻擊，就應該認爲是整個盟國受到攻擊。此外還要有經濟的利益。殖民地地區僅限於同盟會員國利用。同盟國間貨物流通施用較底關稅，同盟國外的入口稅率較高。至關於貸款等事，同盟國家應該享受最惠的待遇。其結果將爲多數國家必將急切地想取得會員的資格。會員資格成爲一種權利，所以不需急於把它推廣到全世界。如果勝利屬我，目前的聯合國家繼續合作，則同盟至少在最初算是強而有力，足以防止戰爭。因此它能夠

制定規則讓會員國家享受它所希望的繼續不斷和平。

只要聯合國家的政治家（包含美國的參議員們）認爲必要，這一切全可以順利完成，因爲在最後，人民將十分厭倦戰爭，他們一定會有一種感覺，認爲幾分鐘的自由思想比累年戰爭爲愉快。不過我覺得他們還不會走到這個境界，我以爲這次戰爭結束以後的情形距離我的希望還很遙遠。

實際的障礙非常嚴重。在許多強大國家中是孤立主義和主權自傲的障礙。所謂孤立主義，我的意思是不願意干涉糾紛，除非這糾紛侵及他們的國家利益。張伯倫所說的「捷克距離我們很遠」頗可作爲代表李維諾夫「和平是不可分的」格言，將爲各國所能逐漸明白的真理。羊看到狼吃另一隻羊感謝自己未被犧牲，它絕不想作成一個禦狼的共同防線，在國與國的情形中這種態度也被集體的自大所支持，每個國家全認爲旁的國家是羊，它自己却是獅子，沒有狼敢向獅子進犯。今次戰爭的遠因至少播種於一九三三年，但是英

美人士全有一個能够保持中立的妄想。現代的一切戰爭全有把任何國家捲入的可能，因此保持自己國內和平之道，厥爲維持各國的和平。不過這不是一個容易學習的教訓。

在世界各國政府和領導的民主國家的大部人民能够明白，警察力量之不斷在世界每一部份運用，乃爲任何主要國家避免戰爭之唯一辦法，以前我們很難達成一個國際政府的目標。大家對這事明瞭以後，則他們在戰事結束希望休息的心願，可以促使其接受解決的辦法，同時也要讓他們認清，除了對於戰敗國家的臨時的懲處而外，沒有必需的步驟。上次大戰結束以後的美國人心情，也許就是這一次大戰結束以後的情形，而在那樣，不久又要把舊課重溫一番了。

主權自傲是一個更爲嚴重的障礙。我們很難想像美國、英國、或蘇聯會能够順從一個國際會議大多數的決定而參戰。除非國內輿論能够予以支持。但是如果對於國家主權沒有限制，很難成立國際政權。因此之故，我們最好希望目前的同盟能够延長，惟範圍僅限於如外交官對於盟邦的

照例責任。不過我以為在戰後幾年中這組織也許可以存在，很有理由懷疑它的持久性。

顯然地在今次戰爭結束以後最大的強國將爲美國和蘇聯。大不列顛必須緊緊把住其中的任何一個，或者被把住的就是美國。但是如果德日的危險解除，我們不能假想蘇聯同英語國家會成立一個忠誠的合作嗎？而且縱然在戰爭緊張之中，對於南斯拉夫所應該採取的政策已經同時於北非的政策不能一致。在戰爭結束以後，還有更困難的問題發生，蘇聯在巴爾幹和在波蘭的勢力應該大到什麼限度？如果德國大部分人希望共產，那麼史達林、邱吉爾、和羅斯福之間能够很容易地尋到一個共同政策嗎？在下次大戰結束以後，俄國因爲內戰而成爲一個戰敗國，所以在凡爾賽條約上它的希望儘可忽視，今次的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這次的勝利將不僅是一個英美的勝利。此外不只蘇聯，還有在蘇聯背後的亞洲。把亞洲安插在英美所希望的國際機構裏面，雖然不一定不可能，但也十分困難。我覺得印度將在某種「已甚

斯坦」形式之下獲得自由，印度徒的印度一定願意同中國人合作；回教徒的印度則願同比較西方式共同宗教的國家攜手。不論那一黨（犹太和回教同盟）全不希望同白人成立條約，不論歐洲或美洲。對於白種人，他們要保持嚴格的孤立的。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白人的傲慢無禮激怒了整個亞洲。日本會有二百五十年的時間拒絕容納任何白人，只除了幾個荷蘭人；其餘亞洲國家也未嘗不想採同樣手段，可惜它們不夠強盛。日俄戰爭頗使亞洲人滿意，因為由此可以證明歐洲的優越性不是不能挑戰。假定日本在這次大戰中失敗，勝利不能純粹屬於西方，大部要歸功於中國，在沒有外援的情形下它也抵抗了好幾個年頭。印度，不管英國保守黨的希望為何，絕不會以自治領的狀態為滿足，因為每個印度國民黨人認為他們的國家同亞洲國家比同任何英語國家的關係密切。假定——那不是不可能的——不同的聯邦成立，印度一定不願意附庸不列顛聯邦，而願加入東亞聯邦。我既不希望也不期待在這一點上讓印度人的志願遭受挫折。只有很少的英國反動派願

意在戰後威脅印度。

不過還有一件不只對世界重要；對印度本身也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對於印回衝突導致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內戰很容易激成世界戰爭。成為西方對東亞，最後蘇聯對英國的戰爭。我們應該把防止這種不幸作為和平協定之一部，讓印度政黨成立妥協，保證一個協議的政體，不致讓不法的企圖予以推翻。對於這樣一個保證，蘇聯和中國必為負責執行之一員。

因此我們可以預料，此後亞洲會提出更完全的自由要求。要想不讓這種要求成一種亞洲人對英美人的仇恨，很需要運用一些技巧和「大量」。印度、中國、日本、全是人口過多，非常貧乏；而在同時，它們又嚴格地受着移民的限制，特別移往澳洲和美國。澳洲美國全不會有改變方針的意向。不過印度和中國或者可以藉着生產工業化增加它們的實力，遲早也必須允許日本復興。我很希望我們西方人士能够很快地適應這個改變了的環境。以防止世界分成兩個敵對的陣營。在我看來，這是未來半個世紀世界和平的最大危機

同時對於戰事結束以後建立一個有力量的超國家政權，也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因為這樣的政權，在印度中國看來不過純是白人優勢延長的一個手段罷了。

三

有兩種相反的勢力足以造成大的戰爭。在一方面，強國具有過於自負的野心；另一方面，比較不幸運國家不容易滿足。日本站在兩個情形下面。最初在潘萊司令 (Commodore Perry) 遠征以後，白人對待日本同對待中國一樣。但是日本人不久就能够維持它自己的地位，並且對於保證他們的獨立盡了必需的努力，於是更進一步，（一個強大國家常常如此），征服旁的國家，把他們自己所想逃避的罪惡加在別人身上。這便是帝國主義的來源。英國帝國主義是由反抗拿破崙而發生。除非我們能够有辦法把勝利者予以約束，那末各國的先求自由後求奴役他人的報應循環，將永無止境。在現在的戰爭中，勝利者不是一個，而是四個。這一點可以減少造成帝國主義的危

險；它使着即刻調整的工作更加困難，不過對於不使一個國家成爲不適宜的獲得特權一點，或有較切實的解決辦法。如果有好的政治家，很有把強的帝國主義予以抑制的可能。

弱小國家的不能滿足，反易成爲很困難的問題。話說從頭，自然還有那些戰敗的國家，在德日未經消去征服念頭而能够感到滿足以前，世界很難獲得相當的穩定局面，而這事或者需要一個世紀的教育改造。但是還有另一個更直接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被德國征服的國家。波蘭——它是最壞的情形——已經受過很多的苦，或者他們對於德國人充滿着激烈而含有復仇意志的痛恨。不論我們如何同情波蘭，不論波蘭人民復仇心係爲自然流露，如果我們一味跟着我們的同情而施以非政治家風度的復仇行爲，實爲不智之甚。舉例說有一些波蘭人就提議純德意志領土的東普魯士劃歸波蘭。這樣一來不啻把成爲戰爭導火線的但澤問題加以擴大。同時巴爾幹也有問題；南斯拉夫或者要求犧牲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以爲報償，其餘也可以依此類推。在巴爾幹自決的自由原則

能使得任何一方面滿意。領土問題也許能够尋致一種僭越的解決辦法，對於試着推翻它的要施用嚴厲的制裁。不過解決辦法本身應該儘量在複雜的問題局面下力求公道。

有的可以普遍施行的原則或者也可以適用於較小國家。從戰爭的路綫上看，小的國家只能藉着大的國家的保護而生存，爲了酬勞這種保護，小的國家應該履行一些義務。它們一定接受任何方式的領土解決的方式，縱然每個巴爾幹國家也許認爲對它本身不够公道。爲了某種目標（特別是關稅）它們將被迫而與其鄰邦合組聯盟。還有更困難的，就是在國際政權認爲必要的時候，它們一定要接受一個不是來自一個國家的警憲的保

護。我們不能再度冒險眼看着各小國逐一被征服了，而想着拯救它們使其免於被征服的又不能不處在一種孤立無援的旁觀者的地位。

總結言之：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我們縱然很難得到一個防範未來戰爭的根本辦法，但在相當時期以內不讓一個大戰爭發生的希望則不無可能。這要靠着私有的帝國主義和少的獨立國家的問題能够大部獲得公道的解決，它們的一切外交統制權全可以去掉，僅有的不過是在何地方都應該存在的國際政權。這種希望我以爲不是烏托邦，而如果能够實現，那末它們就是一個新制度的開端，藉着這種制度和平也能够漸趨穩定了。

國際編譯社法學叢書

中國國籍法

董霖編著
實價國幣五元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戰後經濟和平問題

巴斯福斯基 Leo Pavoljny 著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譯

（巴斯福斯基為美國國務卿特別助理員。巴氏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發表本文，係美國國務院重要文獻之一。雖為時已久，仍富有參攷價值。）

戰後經濟和平問題

和平的國際關係已被戰爭所粉碎，人類將來不得不重行建立。美國和其戰友已決心澈底毀滅暴虐勢力。世界如一經從這暴虐勢力解放出來以後，我們應以同樣決心把世界各國往還相處的國際關係，建立於正義，秩序和法律的基礎之上。使世界每一人民均得到無窮的經濟上和社會上底幸福。

爭取戰爭勝利只是建立和平的初步工作。戰爭本非為戰而戰，而實為某種和平意義而戰。

各國在第一次大戰中蒙受重大犧牲後，曾建立過和平機構。但這和平機構却缺乏積極的執行力量，遂致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二十年中一再發生慘酷的巨變。

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人類將再遭逢第一次大戰後所遭逢的同一中心問題、這中心問題是二元的。

第一、建立足以維持公正和平的國際政治制度。

第二、在國際上和每個國家內，建立經濟機構，足以調劑世界人力與物力，使世界各地每一

人民均得到安定的職業和生活的提高。

這兩個基本目的已明白申述於大西洋憲章內，並於兩月前已由聯合國共同發表宣言確認。

這兩個基本目的，是互為因果的。和平信念不堅，軍備不裁，則健全經濟政策決無從實現，但沒有健全經濟為其基礎，則永久和平決不能維持，是故兩大工作，必須同時並進。

要完全達到這兩個目的，必須經過一個遙長階段。其最重要之點，即為此一方面獲得了進展後，便能助長彼一方面的進展。因此每一方面均須設立一適當機構以推進其發展的速度和效能。

在這次演說中，我不討論建立什麼機構以求達到政治和平的目的。我假定和平機構將能建立。因此我只集中我的精神去研究要建立什麼機構纔能達到健全的經濟目的，尤其是國際方面的經濟目的。

一一

國際經濟關係是異常繁雜，而其性質各有不同。國際經濟關係的重要點，即為每一國家必具

有某種過剩生產而為他國所缺乏的；同時無論如何強大的國家，均不能完全具備足以建立經濟幸福的各種條件。任何國家如純靠其本國的資源，則就算單獨去維持其人民現代化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國際貿易是各國交換商品的程序。富源尚未開發或財政力量不足的國家可藉貿易方法去向較富的國家借款，並可藉貿易方法去清償其債務。因此，貿易是國際經濟關係的中心基礎。

如果某些國家專意圖求自給自足，或因其他理由而採取障礙國際貿易或損害國際貿易效能的政策時，則其結果必被迫減削或完全放棄其最有效用的生產部門而致發展其無甚效用的生產部門。如其能力所許者，則將進而建立其他不適應于他處的生產部門。這樣不僅褫奪其本身國際貿易的利益，且終迫令其他國家不得不取同樣步驟以為應付。其最後結果，必致各方生產銳減，全世界生活程度下降。

國際貿易苟能依照互利原則推進，則將成為經濟和平的基礎，也是增進人類福利的必要條件。

• 反之，國際貿易如受苛重關稅所障礙，則將成爲經濟戰爭的犀利武器。

在別個國家所組成的世界，每一國家如缺乏適當的國內經濟政策，則決不能達成其經濟繁榮。但國際上如果有經濟戰爭存在，則每國雖有適當的國內經濟政策，亦必終成畫餅。經濟繁榮的主要動力，非單獨在於國內經濟的進步，也非單獨在於國際經濟的進步，而在於兩者聯合進步之中。

經濟繁榮的基本條件，是生產的增加，和國際貿易的擴展。國際貿易擴展就是增加消費量的先決條件。增加生產與增加貿易，兩者是互相聯繫的。

三

根據理論與實際經驗所得，我們可以斷定要增加國際貿易，只有每國將其過剩的生產售出，同時購入他國的過剩品。但要增進各國經濟繁榮的程度，無須採取絕對自由貿易政策；只要各國規定其合理的關稅即可。

貿易就是貨品與貨幣的交換。但各國貨幣是不同的。要使國際賬目能得清算，各國間貨幣必須有一適當的安定的匯率。

要使貨幣能得交換，要使匯率能得安定，每國必須時時具有充足外匯，或具有獲得充足外匯的能力。外匯的來源就是，出口貨，國外借款，和投資。外匯的消耗就是進口貨，還債，和貸款給外國。

如果一國沒有能力或不願意調整外匯，終必實行貿易限制，或故意變更其本國貨幣匯率，以謀取國際競爭市場。這種貿易政策和金融政策，每每障礙有用資本的行動，而不健全的投資和信用借款，又常常是促成貿易的限制和金融的動搖。

多國共訂的商務協定常使各國依照自然利益貿易。但兩國訂立的商務協定是以排斥他國利益的。多邊協定，可擴大各國經濟機會，故結果能提高人民生活；而雙邊協定常引起貿易統制，減少經濟機會，故人民生活只有下降。

此次戰爭結束後，必須儘速成立一世只貿易

制度，建立於多邊利益之上，而掃除一切自私的限制。不然，此次戰後的局勢，將必較第一次大戰後的更爲惡劣；但人類對於此次戰後建設所寄予的希望却較上次爲殷切。故全世界各國政府，必須澈底履行其求謀經濟安全和增進人民幸福的諾言。

各國如共同提供其資源，並將其資源善爲利用，則此種諾言必能實踐，毫無疑義。

四

第一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各國均陷入病態經濟困境，各國貨幣紛亂，互築關稅壁壘，各地生產缺乏組織，許多國家需要外貨進口，但缺乏購買力。歐洲大部份財政紊亂，多數國家担负戰債。後來在各方面曾作種種努力以求補救，但得告成功的，却佔少數。

各國對於國際經濟關係的核心，即國際貿易，均採取過份經濟自衛政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特別注重這政策。一國貨品的入口，即爲他國貨品的出口，一國

限制貨品入口，即他國出口貨品遭受限制。故結果國際商業無法獲得自然的發展。

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歐洲國家，均將其經濟力量消耗於軍備，從事於非生產的事業。工業在某些國家是迅速發展的，但在某些國家却異常緩慢。因此工業落後國家便無法維持其國際競爭市場，而世界對於工業落後國家却沒有加以注意。

每一個國家均執行其自身經濟政策以保障其經濟獨立，而所謂國際會議却缺乏熱誠合作的精神，致不能收獲真正的成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間，我國曾以借款和投資方式放出巨量資本於世界各地。英國亦放出大量資額，法國也以短期投資方式放出巨款。荷蘭、瑞士和瑞典也曾放出了相當數量。

這種放款方法會造成了貸款國和借款國不自然的繁榮。實際上這種借款只能使欠債的國家能夠繼續償其債務，但最後却加增其借款的總額。

在美國方面放出這種款項是要使美國出口貨品獲得良好的出路。但我們同時却限制貨品的入口。

其他國家貸款的辦法亦並不比我們的較為健全。而且多數為短期貸款，每每驟然要求償還的，因此只有加重了經濟不穩定的局面。

假使國際貸款是建立於健全基礎上，則國家和個人的福利必因而增進，而世界各國的經濟也必趨於安定。但過去的貸款，實際上非從事於生產事業的，故負債國一如個人一樣，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則非將其大部收入用之於還債，即需繼續借款以支持。最後到了借無可借時，即告破產。其受害者不僅為欠債國，且為其不智的債主。上次世界不景氣，就是造因於此。

五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有些國家為求其財政金融安定計，曾嚴格限制進口，同時竭力設法鼓勵出口。所採取的方法為提高關稅，限制貨品進口數量，統制外匯，資助出口貨等。但因一國的進貨即為他國的出口貨，故出口國家感受其出口貨既遭限制，於是不得不採取報復手段，對他國進口貨亦加限制。

納粹德國採取貿易統制和變遷貿易協定，其目的非在於經濟而在於政治，用以實行其擴軍大計。對於擴軍所需原料盡量輸入，同時用其出口貨品以為抵償，不足之數，則與售貨國借款以為填償。

德國採取此變遷貿易協定政策，已成功而獲得擴軍所需的原料；但其人民已深受「以牛油換取大炮」的痛苦。德國領袖們最後認識其貿易方法之非計，而渴望恢復其正常的國際經濟關係。

其他國家，其目的雖非在於備戰，但曾採取與德國相同的貿易政策。最後所感受到的，不僅國際貿易額銳減致人民生活下降，且甚至不能維持其金融的安定。

有些人以為經濟瀕於破產的國家，為自救計，不得不採取此殘酷經濟戰術。但實際上，除了德國採取此政策以求擴軍獲得成功以外，世界貿易陷於停頓的。一切國家均蒙其害，而尤以採取極猛烈經濟戰術國家為最。因此經濟的脫節加深了國際政治關係的惡化，最後只有引起世界大戰的慘痛。

為應付這悲慘局面，美國會確立了一個貿易條約計劃。美國用這種貿易條約，求謀去除限制貨額進口制度，苛重關稅制度和其他直接或間接足以減削貿易的種種限制。美國同時再三聲明願與各國訂定適當辦法，以穩定國際間的金融關係。國際間經濟戰爭，不僅影響世界經濟福利，且影響世界政治的安定。

美國採取這種步驟就是消滅國際經濟戰爭不可或缺的方法。但其成就已給此次戰爭所粉碎。在這戰爭期中，經濟戰爭的現象，尤見加劇，而新的鬥爭武器更層出不窮，但這是必然的，因為經濟戰是武力戰不可分離的一部份，除非我們能以絕大決心迅速採取肅清經濟戰爭現象而建立經濟和平的步驟，否則此次戰爭結束後，人類所遭逢的經濟痛苦，將較第一次大戰後所遭逢者更為慘酷。

六

此次大戰結束後將一如上次大戰後的情形一樣，其過渡時期，將逃不出兩個主要階段：復員

與建設。

戰後必須迅速解決的問題，即為各地人民的衣食和藥品，不僅為人道計，必須儘速設法，且為祛除社會革命可能性計，尤須速謀解決。

救濟辦法只是戰後急需解決底問題之一部份。沒有一個國家會想永遠受人救濟，同時亦沒有一個國家能予他國以永遠救濟。真正的復員——從事作戰和從事戰時工作的千萬人民回返其和平時代的職業——必須於戰事完結後迅即實行。

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獲得大量糧食，原料和機器。要獲得大量糧食，原料和機器，必須具有巨款以應支付。這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困難問題。

復員的程序和時間，必因各國情形不同而互異。但這是戰後建設之必經的途徑。

此次我們戰後建設要是真正的求謀和平的話，我們必須使武力戰爭停息後不再發生經濟戰爭。

如果我們沒有放棄經濟戰爭的決心，則將成爲戰後的莫大危險，因爲此次戰後將一如上次大

戰後有種種環境會迫使我們繼續經濟戰的政策和行動的。

因此在我們未開始戰後建設以前，我們必須作種種努力去確立美國和其他正在抵抗侵略的國家對於求謀經濟和平的重大決心，我們必須未雨綢繆。

在國際方面，除須以適當方法準備解決救濟問題和復員問題外，尤有下列的更主要的工作必須完成：

- 一、重確國際貿易健全機構，以處理貨品進口限制，差別待遇，原料獲得，商品合約，出口資助，航業等等問題。
- 二、確立適當辦法以安定國際匯率，鼓勵國際匯兌自由。
- 三、建立國際信用借款和投資的有效機構，以增進國際貿易，維持金融安定，開發世界資源，保證較富國家對較貧國家供給合時和相當的款項以減輕其經濟波動的幅度；必要時並編纂國際現存條約。
- 四、建立其他必要機構，以促成各國經濟合作。

作，使各國國際經濟政策和國內經濟政策能兩相融洽。沒有這種融洽是無法達到人人得業的目的，也無法提高人民的生活。

戰爭完結後，我們對於上述各種工作必須儘速開始，這種工作決非一蹴即就，必須逐步完成。故目前最急需的，即為各國對此種重大目標意見的一致和審慎選擇過渡時期的政策。

七

為求達到此目的，我們已開始採取重要行動

數月前同盟國委員會已在倫敦開始研究戰後救濟問題。許多國家包括我國在內，曾派出代表參加。

十一月在紐約舉行的國際勞工大會已決定設立一國際委員會研究戰後經濟問題。該委員會將一如國際勞工總會包括三方代表，即政府，勞方和資方。

十一月在阿根庭京城舉行的美洲各共和國外

長大會中，已決定召集英法美經濟技術大會，以擬備戰後建設計劃。該大會的籌備工作，已委交英法美經濟財政顧問委員會負責。

上星期英美已在華盛頓訂立一重要條約，規定英國最後清償租借物資債務原則。其中第七條關係戰後問題甚重，茲特錄如后：

英國為酬謝美國根據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美國國會法案所借予英國之物資援助計，英國願與美國訂立條約以增進兩國間之有利經濟關係，並改善世界經濟關係。為求達到此目的，英美願其他同意國家參加，以適當的國際經濟及國內經濟方法增進生產，職業，貨幣交換及消費，此為各國人民自由幸福所賴之切實基礎。並取消國際貿易上一切差別待遇，減低關稅及其他貿易限制。就大體言之，務須達到美國大總統及英國首相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聯合宣言內所聲明之一切經濟目的。

在最早之權利時間內，兩國政府即舉行談判，以決定達到上項目的之最善方法，並邀請意見相同的國家共同參加。

英美兩國政府決定根據該條第一段的規定，邀請意見相同的國家參加進行。這是求謀實現大西洋憲章內經濟目的及社會目的底重大表現。

我國政府各部各機關已分別為求解決將來和現在問題而努力。隨當戰爭期中，凡遇可能時，我們已與他國商訂互利商約。根據過去經驗，這種政策是增進經濟和平的重大因素。國際小麥會議已在華盛頓開始工作數月，這是解決嚴重商品問題之一。本國許多人民團體對於將來各該問題均焦思熟慮並予政府以珍貴的合作。

凡此一切，都是建立戰後經濟和平的基礎。其他的工作，當與時俱增。我們能獲實現經濟和平的技術，但這種技術能否成爲建立經濟和平的有力機件，則完全視本國人民對此嚴重問題有無切實認識和解決的決心。

如何重建歐洲

樹新編譯

——若干英美作家意見的綜合報告——

一、戰後建設經濟先於政治

去年十月出版的「外交政策報告」，題目「英國人對戰後問題的意見」，其中所述，威頓氏（Howard P. Whidden）的報導，英國輿論對戰後的希望，大都寄託於救濟工作及經濟措施，而並不注意於政治的計劃，其言曰：

「救濟及整理殘破戰區的計劃，以及長期建設，甚至處理德國問題的計劃，都着重於人類幸福及經濟協調，而並不着重於政治的方面，正如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倫敦泰晤士報所指明的那樣：對於歐洲的將來，大家所注意者並非釐定疆界，恢復主權等問題；而是如何解決人民迫切的需要以及如何使之脫離苦難等問題，這是令人興奮的現象。

「英國人認為，如欲為歐洲未來新秩序奠定

一個正確的基础，第一先要決定經濟的形態；經濟形態決定之後，政治骨架就可依據了經濟形態建築起來。大家雖知這樣或許要犧牲若干大小國家一部分的主權，但在這急遽搖盪的世界之中，這是永久和平必要的條件。

「卡爾氏（E. H. Carr）最近出版的和平之條件一書，也表示同樣的主張。卡氏此書在一般討論戰後問題的書籍之中，最受普遍的推崇。卡氏在這本書以及他在泰晤士報所發表的社評，向大家呼籲不僅要終止放任主義的經濟以及缺乏社會及經濟意義的十九世紀式的民主政治，並且還要終止凡爾賽式的民族自決。他覺得此次戰爭的革命意義，就是預示着經濟及政治新形式的出現，這種新形式又以認識新技術時代的需要為基礎。他預料歐洲將創立一個全歐洲的計劃權威。這

個計劃權威將是承接希特勒新秩序的集中統制機構及同盟國戰時統制的機構而來，二者經過修改後對於未來的新權威都將有一些用處。這新權威在建設時期的任務將為統制生產及市場，統制國際貿易及國際金融；卡氏以為如果進行得成功，可以作為永久的機構。」

× × ×

卡爾認為到此次戰爭結束的時候，德國不會留有軍事的權威，可與之訂立停戰協定。在聯合國軍隊所佔領的區域，德方有組織的抵抗將分散為局部的遊擊式騷擾。停戰之後，衝突未必能完全停止。據卡爾的意見，在採取具體步驟履行和平條約以前，其間必須經過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

卡氏在其和平的條件一書中，有一章名曰「奠定和平之步驟」，說明其間所以不得不經過一段過渡時期的理由，其言曰：

「第一件重要的工作，應當把創立國際永久秩序的措與臨時決定停戰的措分開，而不要混為一談。國際聯盟的盟約與凡爾賽條約發生了

聯繫，後來大家都感覺此舉的不適當。如欲把結束戰爭與締造永久國際機構的兩項手續，混為一事；國際聯盟的失敗乃就無法避免。這兩項手續在性質方面，在方法方面都是不同的。前者應當由勝利者去支配戰敗者，而後者如欲獲得滿意的成功，就不能有支配的性質，而應建基於與敵人真正的合作。而後者實更有重要性，決不能由遷就前者而有所犧牲。

「此兩項手續性質之不同，也就暗示着需分兩個時期去進行。停戰的手續必須急驟迅速而作快刀宰亂麻的措處。建設新秩序則必需謹慎而緩地進行，在其形成之前，必須經過一段延遲的時間。這種延遲將可得到很多的利益。」

卡氏接着就申述政治，經濟及心理三方面的理由。按卡氏的意見，在締造永久和平組織之前，聯合國家在戰時所創設的若干機構應繼續存在，用以救濟及復興歐洲。他說：「決心保持戰時既有的統制及合作機構，俾於停戰以後照常進行工作，比了擬議未來國際合作及統制的明確辦法更有價值。」其中原料的機構，聯合購買的措施，

共同管理航運的辦法，以及其他財政金融等等的戰時合作機構，在敵人投降之後，決不能像一九一八年那樣加以取消。和平時期雖需其他方式的組織，但也應當允許從既有的機構去產生出來。

如 何 重 建 歐 洲
「一旦歐洲人民衣食等最迫切的需要滿足之後，則由歐洲復興及歐洲公共事業的機構開始重建歐洲的工作。到後來設立一個歐洲計劃權威作爲中心，在這個中心的四周設立各種永久的建設機構。在這種盟國的組織中，俄國也應當有適當的代表，這種組織對於過去的疆界問題可以擱開，各國對新疆界的要求也可置之不問，而應當把歐洲作一個全盤的打算。卡氏說：「最要緊的是變更疆界的意義而不是變更疆界的位置。」

41
二、大國與小國的問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評，題曰：「大國與小國」主張歐洲所有的國家，也像西半球在門羅主義與睦鄰政策之下的情形一樣組織起來。（卡爾即該報社論主要撰稿人之一。）文中云：

「歐洲的安全，決不能由恢復戰前狀態而獲得。大國與小國的關係不僅須有新的調整，而改換一種新的觀念，不僅要設法滿足大小各國合法的需求，並且對於「自決」與「獨立」等名詞的意義雙方都要重新解釋。這並不是說一定要減少獨立的國家。獨立的國家甚至可以更多，即使歐洲也是如此。但是一方面獨立，一方面須有互相扶助的關係，許多國家共佔一洲，大家生存於一個有限的生存空間之中。對於互相的安全與幸福應使之不要時常發生衝突，我們應當這樣來解釋「自治」「獨立」等名詞。」

該文繼續謂過於重視獨立，所有國家各自擴張軍事及經濟的力量，勢必造成混亂狀態或希特勒主義，故應以互相同意爲基礎，覓得一調和的途徑。該文又稱：「聯合國的組織必能供給一堅實

的軍事與經濟組織，對於歷史悲難的歐洲人民已足保證他們無所恐懼的自由與需要的自由。不論大小國家，對於一國的特性，一國的權利，一國的發展，決不能採取那種與履行上述共同義務相衝突的方式。

「這種原則，在聯合國進行戰爭的時候，已獲普遍的接受。甲國的高級與乙國的部隊合併作戰；好幾國的陸海空軍受一個統帥的指揮；各國所有的軍事根據地互相借用。這種「混合起來」的辦法，乃是武備國際化的胚胎，到戰爭結束之後應當大大地加強擴大，同時戰時所創設的經濟機構，也應當爲了和平建設更進步地予以擴大與推廣。情形很顯明。大家在原則上已知道並接受了良好的政策，餘下來不過是把這種原則付之實行而已。但是爲一切人類的福利計，用什麼方式的政治組織，四強的實力與資源才能得到最理想的合作與聯絡，以及它們與小國的關係，如何作一明白的規定，尙待決定；而這個問題在歐洲尤其覺得迫切。美國人往往提出一個問題，以爲歐洲各國爲什麼不能像美國十三州締結合衆國那樣

成立聯邦組織。但我們覺得如以南北美洲二十幾個言語不同，傳統不同本源不同的獨立國家間的關係，作爲歐洲國家合作的借鏡，似乎更加切合一些。尤其在現今這個時期，門羅主義已經加強擴大爲睦鄰政策，而美洲各共和國間更較過去親善密切，所以這種比照，更值得我們的研究。

「任何比照往往有不完備的地方。歐洲與美洲的情形很有不同之處，而東歐的情形尤爲特殊。然而若干廣泛的原則却可實施於一切地域。美洲的睦鄰政策建基於門羅主義。它有兩個前提：甲、美國政府及人民承認美洲領土不受外來侵略爲本身安全之條件，故願以全力合作去保衛美洲。乙、大家承認美洲洲內各國如有糾紛發生，用自由商討來解決，不作武力的脅迫，且由內部本身來解決，不受美洲以外的干涉。這是基於互相尊重互相有利的睦鄰政策的先決條件。如欲把這種政策實行於東歐，根本的阻礙在於互不信任，我們不難找到它歷史的原因。」

美國作家提因 (Vera Michéles Dean) 女士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外交政策公報上

，撰文曰：「未來歐洲之型式」，她與上述泰晤士報的主張相同，以為不宜把小國併吞在聯邦組織之中，而其合作的型式大可以蘇聯為借鏡，俾保持它們各自的特性，其言曰：

「大家認為戰後的歐洲，須有某種團結的組織，於是甚至有人主張把小國的獨特個性消滅於一種聯邦或類似聯邦的組織之中，這種組織由大國來締造與維護。如此不僅蔑視了小國幫助盟軍作戰的功績，並且抹殺了它們數世紀來對於西洋文明各種有價值的貢獻。國家主義在文化方面促進了人類的思想與創造的表現。國家主義惟有為瘋狂妄想所歪曲而欲犧牲別國造成一己霸權的時候，才足以危害世界的和平。」

「如果過去二十餘年的經驗，可以做我們的南針，則聯合國努力的目標，不在強求歐洲國家的合併，而為歐洲設計一個組織，使大小國家團體在這個組織之中，都有機會享受他們各自傳統與習慣，用他們各自的語言，信奉他們各自的宗教；而同時却團結在一個政治組織之下，得到和平的經濟發展，反抗軍事及政治的侵略。」

「這種組織的形式，不必仿效美國的組織，因為歐洲的問題，其性質與範圍與美國大大不同。蘇俄聯邦的組織比較切合於歐洲的借鏡，蘇聯包括一百五十個不同的民族與國家，雖在宗教方面稍為差一些，但總算各有享受文化獨立的機會，而同時團結在一個中央的經濟與政治機構之下。但我們並不是說一個團結的歐洲也要採取蘇聯埃制度中的集極主義性質。蘇聯的集極色彩乃是俄國歷史傳統的結果。民主政治原是歐洲西北部各國固有的遺產，我們沒有理由說，歐洲的團結，不能一方面採取文化獨立，一方面循民主途徑去發展它們的組織。」

三、如何建立歐洲占領區諸國的新政府
本年三月二十日的泰晤士報，有文討論到為戰後解放的歐洲各地建立新政府，聯合國所採取的政策，應依據何種原則，該文稱：

「我們與盟國大家都認識一個宣傳的原則，認為祇是提出驅逐敵人的消極目標，尚不足刺激侵占區的民衆，冒生命財產之危險，起而反抗敵人；我們必須提出若干積極的目標，恢復被征服

人民自己決定其命運之權，也當列爲目標之一，關於這們目標，不做更爲詳盡的論，照現在的情況，並須保證他們不再會有別的被迫者來代替。聯合國明白宣佈目的，不僅要打倒敵人，並且要設法不致有以暴易暴的事情發生。

「一旦解放的時候到來，那些國家立刻要實行民衆選舉，似乎是不可能的。其間必須有一個過渡時期，設立一個爲國民所接受而最好沒有外國人參加的臨時政府，付託以復興的重任。這種政府在理論上是暫時的性質，但它們的試施，無疑有許多事情將延續到將來，或至少使將來政府的決定政策，受到限制。」

該文又講臨時政府之組織，「必須公開或暗中由聯合國全體來決定，或至少須獲得其認可，因爲聯合國爲設立這種政府的原動力。我們的目標既爲讓一切國家有自由選擇其政府之權，這樣直接間接地對這些政府的產生發施影響力，至少使它們自由選擇的範圍受了限制，豈不發生了矛盾。然而以退守不干涉態度來避免這種事實是沒有用處的。凡我們之所爲，我們允許別人之所爲

，或我們之所避免不爲者，事實上已經帶有干涉的意味了。」但聯合國所建立或允予建立的任何臨時政府，必須要求它們具備下列的條件：

「一、這種政府須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執行政府的職權也並不是不重要的。二、它必須的意能代表該國真正人民意志一類的東西。三、它決不是代表足以破壞四大自由等基本權利的任何力量。四大自由現已普遍認爲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而將成爲我們所爭取的歐洲公共法律。」

該文又談到保障公共安全的問題，它說，聯合國的決策，一方面對有關各國的人民意志要有相當的尊重，一方面又須顧及其國外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應當計算到公共安全的問題。「國家的自由也像個人的自由一樣，應當有一個限度，其自由決不能威脅到鄰邦的和平安全與幸福；大家都有一種責任，防範着不使造成這種威脅可能的情狀發生。」

現代美國戲劇

李曼瑰

美國戲劇歷史很短，發展得最遲，但也是最快。在十八世紀的時候，美國還不算有本國的戲劇，而到了現在，却是世界上戲劇藝術最發達的國家了。

美國其他的文學，如詩，小說，散文，却發展得相當早，在革命以前就有不少成功的傑作反映了開荒時代的社會。大文豪佛蘭克林，大詩人威德曼，大小說家托烏安，在十八九世紀就成名，與歐洲名家爭雄。但劇壇上一直到了二十世紀才產生戲劇的天才——奧尼阿爾。美國的戲劇一向落後，十八世紀前藝所演的戲還都是歐洲的舶來品。一七八七年泰勒（R. Tyler）寫了一齣劇名「對比」（The Contrast）描寫美國的風土人情，諷刺當時的社會，算是第一齣具有美國還色彩的戲劇了。但真正說到足以稱道的戲劇作家要等到百年以後的何爾安（J. A. Ferne）。

十九世紀繼何爾安而起者有 Clyde Fitch, W. V. Moody, Augustus Thomas, Eugene Walter 等。替美國戲劇創造出一個基礎來，更替美國人民製造了一種愛好戲劇的風氣。其時演劇之風盛行，不獨在戲院，在大城市可以看戲，即在鄉鎮僻巷，在街頭，在河畔也可以看見演員在大車上，或在船上表演。許多旅行劇團組織公司到處公演。十九世紀初葉有二百五十家戲劇公司巡迴到三千三百個城鎮去演劇。到了二十世紀電影發明了之後，這些公司便逐漸減少。

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演員的時代，因為一切重點全在表演，觀眾的注意力也在演員與表演技術的多，對於劇本的內容甚少研究。而事實上那時候的劇本，例如上述各家的作品，還極幼稚，愧比歐洲名著。因為他們所描寫的大都是反映社會的問題與實際情況，太注重寫實的技術，而缺乏

偉大的靈感，缺乏詩意，沒有熱情，沒有深思。充其量也不過是些有趣的對話，幽幻的情節，和偉大的創作相去還很遠。

二十世紀初年，美國物質生活，突飛猛進，國家富強，人民康樂，在藝術方面也不久安於浮淺的表現。新興的戲劇愛好者便重新估量戲劇的價值而提倡新穎的高深的戲劇創作。一九一一年美國戲劇同盟會成立，要建造一種有藝術有文學價值的本國戲劇。許多地方都有戲劇團體的組織，如威斯坎新省的劇社，芝加哥的小劇院，柏科爾教授在哈佛大學所教的戲劇班第四十七，愛錫克斯夫人編輯的舞台藝術月刊等，如雨後春筍，先後成立，點綴全國。

這個運動發展極速，產生了好幾個在戲劇史上影響很大的劇社。第一個是紐約城的華盛頓通衢劇社，在紐約城第十四街有一處大通衢，附近住了一班文人，大都是窮的多，他們叫他們住的那一區做格林維基村。一九一四年，這些文人中有幾位是特別愛好戲劇的，在一家小店後邊建築了一個戲台，自命為華盛頓通衢演員，出演了許

多自己編的獨幕劇，介紹歐洲名劇，如易卜生，普爾斯泰，施丁勃格，蕭柏納等名家作品。

第二個是柏文斯鎮劇社，也是格林維基村的青年劇家組織的。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有幾位作家到柏文斯鎮去繳夏，在那裏，成立了一個劇社，自稱柏文斯鎮演員。他們回到紐約以後，在馬斗高爾街改建了一個馬房做劇院叫柏文斯鎮劇院。後來社員增加，有些華盛頓通衢演員也參加進來。在這裏有一位年青的社員，起首的時候寫了些獨幕劇，由這班演員替他出演，後來他的戲劇天才流露，橫溢而成功了一個偉大的戲劇作家，這便是當代的劇壇巨擘，奧尼爾。

其他如比鄰戲院和公民演劇公司和不少的小劇院也都是在這個時候前後組織成立的。這些劇社影響極大；他們發現了不少的戲劇天才，鼓吹不少人對戲劇發生了興趣，把戲劇的樹林培植起來。到了一九二〇年，果子成熟了。奧尼爾的「天際以外」(Beyond The Horizon)上演為美國戲劇放一大光彩，使在世界的劇壇上佔一重要的地位。此後在二十年度的十年中間，戲劇作家輩

出，傑作大增，可稱空前的極盛時代。那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息，歐洲各國正在謀恢復，美國工業大振，在經濟上社會上都有驚人的進步，一躍而為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奧尼爾和同時的戲劇家稟國家強盛之氣，把捉着時代的精神，表現人生真諦。他們跳出清教思想圈外，不受束縛，攜着哲學的燈籠，握着外科的解剖刀，去發掘人性創造偉大的戲劇藝術。

現 代 美 國 戲 劇

一九二九年不景氣的狂風把美國的商場吹低了若干度。人民的生活陷入困苦艱難；失業自殺，日有所聞。世界最富庶的國家，一旦也到處瘡痍。施捨救濟成爲國家的大政策。在這種情況之下，劇壇自然也不免受着影響。兼之，有聲電影日漸發達，其五光十色的吸引力遠勝于雅淡沉實的話劇，而電影作家與明星的報酬又每千百倍于戲劇作家與演員，因此許多劇作家與導演員都跑到好萊塢去，許多演員也棄舊業，出沒於銀幕中了。若是按照經濟的原則去計算，劇壇一定要完全拆台，完全倒閉了。但幸虧人總還是人，他是歷史的創造者，而非歷史的奴隸，尤其是藝術

家，環境愈劣，創作熱心愈強。所以近十年來戲劇藝術雖然受了經濟破產的壓迫，在量的一方面不免稍減，但在質的一方面，則光輝猶在。所以柏魯安氏稱這十年爲「豐富的瘦年」。

所說量的方面減少，也不過是說好的戲劇比較少而已。至於戲劇的產量，不惟不減，而且還超於往昔。據羅奧教授（K. Rowe）的計算，近年來每年美國出產一百萬劇本，平均每七十人編一劇，從前寫小說的人比編劇的人多。作品比例，大概是兩本小說比一本劇本。現在則適相反，兩本劇本比一本小說。現在有七百中等的學校每年定期公演一次或兩次戲劇，其中有一百個學校還設備了很好的戲台。有六十七個大學裏有編劇的課程。至於戲院非職業化非商業化的多至二千處。正式商業化的戲院除了美京芝加哥，三藩市及其他幾個大城市有一兩家之外，大都集中於紐約的百老匯（Broadway），約有三四十家，（百老匯是紐約城最長的一條街道，橫貫二百多條街。第四十二街和百老匯街交界處爲紐約時報的所在地，最稱繁盛。這三四家戲院，就散佈

百老匯由四十街至五十七街附近。故美國的戲劇中心每稱百老匯，好比電影的家鄉是在好萊塢一樣。此外還有夏令戲院，照一九三八年計算，有一百三十處之多。沿海的沿海的鄉鎮或農莊，借用馬廄或空屋權當劇院，藉以供應一般下鄉避暑的遊客戲劇之糧。

近十年來，美國戲劇不為不景氣的狂氣所吹倒，固賴意志堅強的作家百折不撓的決心，在艱苦困難中不棄所好，繼續編劇。而另一方面却憑藉幾個組織極強的戲劇團體鼎力支持，不管戲院的虧賺，依然設法羅致人才，團結演員，鼓勵作家。這些戲劇團體是叫瘦年豐富的很大原動力。他們大都是在紐約。其中歷史最長，搬望最高的是劇場工會 (Theatre Guild) 該會脫胎於華盛頓通衢演員，識見很高，胆量亦極大，往往賞識新作家的新格式新創作，敢演別人不敢演的戲，發現了不少戲劇人才。大劇家安德生 (Maxwell

Anderson) 便是其中出類拔萃之一位。

一九二八年各戲場工會有一班演員與導演員理想着一個集體的劇院聯合演劇，在燈光之下盡

量地暴露世界一切現實狀況。過了兩年他們正式另外組織了一個劇院，名集團劇院 (Group Theatre)。其中有一位年青社員名奧德脫 (Clifford Odets) 最忠實最熱心於這種理想，他努力創作，很早就成名，是左翼作家中最成功的一位。

和集團劇院同時成立的還有「新劇院同盟」 (New Theatre League)，立論與前者相同，工作也重合作，目的在為勞工界建立戲院，專演富於激動力與宣傳的戲劇。又編了「新劇院雜誌」以為發言的園地。他們演的多是帶有極濃的前進思想的獨幕劇。每年舉行短劇創作比賽，發現了不少戲劇天才。這些短劇的內容大都是同情低級的被壓迫者。奧德脫應這個戲劇團體之徵，寫過好幾齣獨幕劇。其中最著名的是「等候羅夫弟」 (Waiting for Lefty)。

受社會思想支配的還有兩個戲劇團體。一是劇界協會 (Theatre Union)，一是勞工的舞台 (Labor Stage)。前者的壽命只幾度寒暑，演過幾齣長劇，後因黨派意識過甚失了觀眾的同情

，遂行關閉。後者不獨演出階級的不平，還表現社會一切不公道的現象。有一齣名「施德夫多」(Stevodoro)是寫美國南方白人苛待黑人的不平。還有一齣名「針釵」(Pins And Needles)，由紐約萬國成衣女工聯會演出，諷刺了世界上許多事情，無論政治、社會、家庭、差不多都涉及，而且串插着不少有趣的情節。

現 美國自不景氣的巨浪發生以後，各界失業工人不計其數，政府即成立工作促進管理處，統籌維持失業工人生活辦法。當時在戲劇界失業的人也不少。一九三五年組織中央劇院 (Federal Theatre)，院址設紐約第三十九街，專招收劇界失業同志，出演新舊戲劇，票價比所有的商業劇院都低。比如別的戲票是由五角五分或一元一分至三元七角五分的，中央劇院的戲劇却只一律收二角五分。但是因為是公家辦的，事情解決得很慢，而導演和演員技術又不甚高明；所以到了

一九三九年，國會便通過撤銷了。

最近美國有一班富有世界觀念的戲劇家組織了一個劇院名叫「活的報紙」為 (Living News papers)，演出國際上重要的新聞，可以說在劇壇上動的報章。在文學上雖不能說得上有甚麼偉大的價值，但却增加許多動力與趣味，為劇界生色不少。

最後要介紹的一個戲劇團體是戲劇作家劇院。這一班戲劇作家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與色彩，只隨各人思潮與興趣之所至，編自己認為是理想的有藝術價值的戲，不管演出來的時候，是否迎合觀眾的心理與愛好。這個立場是超乎商業劇院平常的觀點的，但這些劇人不怕失敗，還是要創作，不要低就。結果成績很不錯，如「林肯傳」(沒有工夫談喜劇) (No Time for Comedy) 都大得社會的歡迎與欣賞。

墨西哥之文藝

墨西哥駐華代辦范爾著
謝慶堃譯

西班牙和法蘭西的文化到了十六世紀可謂登峯造極。當時西班牙的最興盛殖民地是墨西哥，所以西歐文化也就因此傳播到了西半球。十六世紀的墨西哥可以說是美洲的最高文化中心。

墨西哥大學是美洲的第一所最高學府（一五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創立）。一五三六年，天主教（Franciscan）神父們又創立了一個學院。當時的墨西哥文化潮流傳遍了整個拉丁美洲，有很多歐洲學者都從西班牙到墨西哥去從事文化和教育工作；基督教的傳來更將墨西哥民衆的智識和生活水準提高不少。今日拉丁美洲人的思想系統和觀念就是昔日所奠定的。

西班牙的偉大文藝家，阿拉康（Juan Ruiz de Alarcón）是在墨西哥誕生的。他在文藝界的地位與西班牙的第一流作家們若范加（Lope de Vega）、加爾德隆（Calderón）和史黛德

（Cervantes）等並駕齊驅。他是教育喜劇的拓荒者，此外他還寫了許多詩歌和那不朽的西班牙名著，「搗度的真理」。

十六世紀以後，墨西哥盡量吸收歐洲各國的文化；結果遂產生風格別緻的墨西哥藝術。今日墨西哥的殖民地式建築物堪稱爲全美最卓越的房屋。一五三五年，美洲初次運到印刷機；墨西哥又首先訂定了許多書籍。至今，搜集古版書籍的專家們仍視墨西哥爲取之不盡的富源。我個人藏有一本寶貴的詩集（一五七一年版），它的著者是墨西哥最偉大的女詩人，克魯茲（Sor Juana Inez de la Cruz）。

墨西哥受西班牙文化的熏陶足有三世紀之久。及至十八世紀，法國的藝術和思想開始在墨西哥取得統治地位。當時風行建築式樣是新古典式。提高這種式樣最著名的建築師爲陶而捨（Man

nel Tolsa) 和葛拉斯(Eduardo de Tres Guerras)。

在這同一時期之內，英法的自由，民主哲學(洛克，孟德斯鳩，佛爾泰，盧梭等之哲學)傳至墨西哥。結果遂造成許多民族革命的英雄，如希代爾哥(Hidalgo)和華雷滋(Juaréz)等。當時的文藝產物也帶有深刻的革命烙印：國家主義思想猛然抬頭；宗教文學趨於沒落；詩歌充份表現出英雄氣概。

墨西哥之文藝

在這獨立運動時期內的許多作家們還致力於新聞事業；用報章去宣傳人權和爭取自由。當時最著名的報章是「墨西哥的思想家」，主編者為李西第(Joachim Fernandez de Lizardi)他是一位果敢的思想家。在辦報之外，他還寫了一本著名的小說：「污穢的鸚鵡」。

墨西哥在麥克西米蘭(Maximilian)為奧國王胄，法國的路易拿破崙因有帝國野心，故特將麥克西米蘭送至墨西哥，委為傀儡皇帝。當時正值墨西哥革命怒潮高湧，在華雷滋的領導下的民衆終於推翻了外來的君主；而麥氏亦遭革命軍槍

殺。譯者註。)帝國階段，(1862-65)十分混亂。文藝界充滿了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當時最著名的詩人為普立多(Guillermo Prieto)。在社會方面，獨立運動陸續完成了許多改革工作。及至一八五七年的憲法成立，墨西哥的天主教勢力遂大減。麥克西米蘭帝國被推翻後，繼之而起的是迪哀滋將軍(General Diaz)獨裁階段。迪哀滋將軍執政共三十六年。在那三十六年之中，墨西哥成美洲的希臘拉丁文化中心。當時的文藝界的名流有史學家，西阿拉(Justo Sierra)作家米隆(Salvador Diaz Miron)，詩人，烏魯坦(Jesus Urutia)和神祕主義的哲人，那佛(Amado Nervo)。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墨西哥大革命爆發：它是無產階級反對獨裁的革命。

現代墨西哥文化運動實發源於大革命階段中。它有它的專門思想系統和觀念。這也不外乎受社會鬥爭的環境影響而已。今日墨西哥美術家和作家們都從事於「力」的表現和宣揚政治意識。美術家中之最著者為雷弗拉(Diego Rivera)。美

國有很多大建築物中都能找到他的壁畫；他的油畫尤為世人所珍藏。雷弗拉是一位極端左傾的藝術家。美國洛基弗樂大廈 (Rockefeller Center) 壁畫中的列寧，馬克斯，恩格爾斯和托洛斯基肖像就是出之他的手筆。托洛斯基在逃亡時代曾被雷弗拉營救到墨西哥隱居。他就住在這位左傾畫家的壁畫別墅裏，後來暗殺托洛斯基案也發生在雷弗拉的家中。（至於洛基弗樂大廈的馬·恩·列、托壁畫不久也就被地主塗去。）此外還有幾位值得我們注意的畫家：（一）奧洛茲哥 (Clemente Orozco)，他有現代最偉大的畫家之稱，現仍在墨西哥繪畫。惜乎他的雙目已漸漸失明，恐怕以後不能作畫了。（二）阿爾法魯 (David Alfaro)，他也是一位有力的革命畫家，獨樹一幟，創立「Plastic Oratory」派繪畫。（三）蒙泰尼哥羅 (Roberto Montenegro)，他的繪畫以色彩鮮豔著名。（四）阿泰爾博士 (Dr. Atl)，他是一位新型的風景畫名手。他的傑作堪和考洛 (Corot) 的名畫媲美。在他的作品中簡直找不出一根直線條。（五）卡伐洛北 (Miguel Co-

varrutias)，他是專畫何屬東印度風光的名家。美國各大雜誌如《幸福》和《紳士》(Esquire) 等都時常登載他的作品。至於在雕刻方面，墨西哥有露塞斯 (Rosas)，在音樂方面，墨西哥的人才也不少。雷弗茲 (Carlos Chavez) 曾數度在美國卡乃基大廳 (Carnegie Hall) 擔任樂隊指揮而卡里奧 (Lillian Carrille) 大師則為「第十三種音」(Brk Souno) 的創立者。此外，還有羅撒斯 (Juvencio Rosas)，他是著名華爾滋舞曲「疾風破浪」(Over the Waves) 的作者。墨西哥今日還產生許多作家。較著名者有：歐美的雷斯 (Alfonso Reyes)；哲學小說家，伐斯康塞羅 (Jose Vasconcelos)；詩人那非 (Salvador Novo)；和戲劇家、柴維亞 (Xavier Villaurrutia) 等。

總之，墨西哥不但在文藝方面有偉大的貢獻，而且在社會改革方面也有優良的成績。今日墨西哥的執政者皆為品學兼優的人物。在循環選舉制（總統及議會皆不得連任）之下，墨西哥充分地表現出完全民主的精神。

出版報導

全國雜誌概況

胡一貫

全國雜誌概況

近兩月來，個人嘗留心雜誌的情形，由各方面的調查，得着些比較切實的數字。從這些數字當中，有很多可喜的現象，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問題。寫出來，供各界的參攷。從民國二十一年起，至民國二十九年底止，全國曾經出版過的雜誌，一共是一千九百一十二種。不過，這是就已經登記的雜誌說的，當然也有些雜誌，并未登記而出版的，但這只是少數，而且也是旋刊旋停，沒有較長的壽命的。這一千九百一十二種的雜誌，直至民國二十九年底止，因停刊或因他種原因而註銷登記的，一共有八百七十三種。依此計數，民國二十九年底止，領有登記證而尚未註銷的雜誌社，有一千零三十七家。但這一千零三十七

家的雜誌，現在是不是都在出版，那就頗成問題了。

依上計算，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共登記的雜誌，為一千九百一十二種，每年平均有二百一十種雜誌出現。

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年底止，新登記的雜誌，共為五百三十一種。其中登記于民國三十年的，為二百七十種，登記於民國三十一年為二百六十一種。

民國三十年及三十一年，我們淪陷的地方是多了。出版的空間較之過去，已大為縮小，而每年新發行的雜誌，比過去的平均數字（二百一十一種）為多，可見雜誌的狀況，日趨繁榮，雜

詩的對照，日漸增加。而且這兩年以來，物力逐日節約，文士的零登，日益減少，在這種物力困難之下，雜誌界竟能比過去繁榮，亦是證明文化工作者之刻苦與努力。

民國三十年與三十一年兩年中間，新登記的五百三十一種雜誌，其地區分列如表。(另有新登記的文藝雜誌二十五種，因地區分列不詳，不在其內)

重慶市	一一七
上海市	八
四川省	四三
雲南省	一四
貴州省	一〇
廣西省	七八
廣東省	三四
湖南省	三一
湖北省	三
江西省	五三
浙江省	二一
福建省	二一

安徽省	六
河南省	八
綏遠省	四
山東省	一
山西省	二
陝西省	一三
甘肅省	三
青海省	二
西康省	一
流動性軍隊	六八
總計	五三一

三十年上海申請登記的雜誌是七種，三十一年上海申請登記的雜誌是一種。上海早已淪陷了。居然還有雜誌向中央申請登記於以見中央之德威，亦於以見文化工作者之愛國熱忱這是極可喜的現象。

在這新登記的雜誌中間，重慶市是一百一十七種，占全數約為四分之一，這太集中於重慶了。其外的雜誌，亦多集中於文化中心的城市，如泰和、成都、桂林、昆明等處。雜誌集中於城市的原因

全國雜誌概況

甚多，主要的是作家集中於都市。由雜誌的集中可以看出作家的集中。爲什麼這些作家不能分佈於各地，老是在都市裏的生活呢？要知道，有多少地方，正等着你們的光臨和教導。

固然，雜誌出版的地址雖是集中，而發行的地方仍可以遍於各地。但要知道，目前的運輸，極端困難，發行的地方絕對不能普遍。而且雜誌固然難運到各地，雜誌所需要的紙張器材，又必須從各處運來，這也是不經濟的事體。分散吧，現在的雜誌。有許多遠遠的地位，正等待着您所給與的精神食糧。

這裏，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西北的陝甘青西康等省，新登記的雜誌，僅有十九種，還未免太偏枯了。而尤其令人注意的，就是從開始登記以來，甯夏從無一家雜誌的記載。照常情揣測，甯夏也許有未經登記而出版的雜誌，但按照法理說。甯夏是一家雜誌也沒有。全看而沒有一個雜誌，這是怎樣嚴重的問題。我們的政治理想，是全國各區域的均衡發展；我們當前的口號，是開發西北。我們希望文化界要配合政治，向

全國各區域均衡發展，我們尤其希望繼續到西北去，第一步向西北邁，第二步在西北印，第三步在西北辦。

在這兩年新登記的雜誌中間，依匆促的檢閱，可以作內容的分類，有如下表。（另有新成立的文藝雜誌二十五種，不在其內）。

綜合性	二二六
黨義	七
經濟	七三
政治	三四
教育	四四
社會	二八
史地	五
軍事	四〇
文藝	四六
戲劇	七
音樂	五
園藝	六
總計	五三一

從這表上看，經濟一類的雜誌並相當的多，

經濟本為國家的命脈。由經濟雜誌數的增加，可以看出國人對於經濟問題的重視。記得十五年前在國內大學讀書的時候，經濟學是他系的附庸，讀經濟的人也還被人譏為想發財之輩，現在不同了，他已蔚為大國，自成一系，且尚有分組者。而讀經濟的人，亦頗為踴躍。從前不注意經濟，所以有現在的經濟問題。現在能普遍的注意經濟這是可喜的現象。不過現在談經濟的人也太多了，販夫走卒，亦居然高談物價，一知半解，烏煙瘴氣，怎能不治絲而愈紛。我希望研究經濟的雜誌，多提出些常識的問題，以對治一知半解之病；尤其希望這些雜誌，根據政府的方策，齊一宣傳，以期集中意志，貫徹政令。目前的經濟問題，不只是經濟本身的問題，而中間亦有道德的問題，尤其是心理的問題。「物價並非難平，端在意志之統一」。這統一經濟問題的意志，是當前經濟雜誌的最大使命。

從這表上看，研究黨義的雜誌，還不多，研究史地的雜誌，更覺得太少。我們的革命，是根據主義的，我們的建國，是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

，則黨義的研究與宣揚，應當特別重要，而歷年來新登記的黨義雜誌，僅有七家，不及研究經濟的雜誌，十分之一。相形之下，未免不足。至於史地一門，國人是太不注意了。沒有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固然不知道普遍的歷史和地理，即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史地的常識也是普遍的不多。他們也是每天看報，然而，事的發生，有幾個真知道他的地理情形，一場的會戰，有幾個真知道他的地理情形，不僅外國戰場是太陌生了。就是中國戰場的地名，有許多也是和外國的地名一樣。為着進行抗戰建國的工作，我們要注意史地問題。不僅此也，為着培養國民的愛國心，也應當重視史地。什麼是愛國心，這是血緣愛與地緣愛的總和。歷史是血緣愛的源泉，地理是地緣愛的根本。離開歷史和地理，而言增強國民愛國的熱情，那未免是緣木而求魚，南轅而北轍，因此，我希望研究史地的雜誌，有大量的增加，而其內容，則應當少談理論，多談實際，尤其要和時事相配合，要和報紙相配合。目前外國的雜誌，有一個趨向，就是雜誌新聞化。一般的雜誌如此

，更難的雜誌更應如此。

文藝的雜誌，在這新登記的五百三十一種之中，占四十六種，若再加上音樂戲劇圖書等，則為六十四種，還有一點，就是在這五百三十一種之外，另有二十五種文藝雜誌，也是在這兩年登記的，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所以在這兩年之內，新成立的文藝雜誌，共有八十九種，現在敵國有一種傾向，就是文藝書刊，瀰漫一時。這原因，是敵國人民抄不着戰爭的理由，看不見戰爭的結果，而當前所遭受的痛苦，則與日俱甚。他們類廢了，他們失望了，於是桃色的文藝，軟性的詞章，風行一時，他們是要從文藝當中，去逃避現實。我們的文藝雜誌是很多的，但我們的文藝內容，却是抗戰的。這點，我們值得自許。不過，一切是辨證的發展，在文藝雜誌的增加聲中，我們要借敵國的鏡子，來提高我們的警覺。

在這兩年新登記的雜誌當中，專門以某一類社會人羣為研究問題之對象的雜誌，也可以作下列的統計。

婦女 農民 工人 商人 青年 宗教

八十三 十九 八 三十六 三

這裏有一點注意的，就是對於農民問題的雜誌，并非以一般農民為讀者對象的，故其理論文字，都不通俗。研究婦女問題的雜誌，雖以婦女為主要讀者，但也不是一般的婦女，故其所討論的問題，關於家事方面，並沒有關於政治方面那樣的作用。

至於現在正在發行的雜誌，全國共有多少呢？這很難有確實的數字。因為有些雜誌，雖有登記證，但已停止出版，也有已經出版，正在出版的雜誌，而尚未領得登記證，故現在登記的雜誌，與現在確實發行的雜誌，是很難符合的。依登記的數字而言，二十九年以前登記而現在尚未註冊的雜誌，是一千零三十九種，三十年及三十一年登記的雜誌，是五百三十一種，兩共一千五百六十八種。

但是，實在出版的雜誌，恐怕沒有這許多。三十一年六月底，曾有一度正在出版雜誌的調查，僅有五百八十一種。這當然不是全國的，因為有許多地方，并未調查在內，茲將其分配情形

列表如下：

重慶市	一六四
成都市	六一
昆明市	二九
桂林市	四八
西安市	二六
廣東省(內曲江五十四)	七四
貴州省(內貴陽十八)	二〇
福建省	二六
浙江省	一八
湖南省	一六
湖北恩施縣	五
安徽省	二三
江西省(內秦和三八)	六八
西康省	三

這表上的雜誌，因為不是全國的，不能與上表對比。但就某些地方可以對比者比較之。則實：在出版的雜誌數，遠不及登記的數字。如重慶市：登記的雜誌數為二百二十六種，(內中有五種，三十二年登記)，而出版的雜誌數，則僅為

一百六十四種，如浙江省：登記的雜誌數為一百三十七種，而出版的雜誌數，則僅為十八種。如江西省，登記的雜誌數為八十三種，而出版的雜誌數，則僅為六八種。由此可知實際出版的雜誌，遠不及登記數之多。

還有一點，就是這現在出版的雜誌中間，有許多是不能按期出版的。據近一年來的調查統計，重慶市每月付印的雜誌，平均僅有六十種。昆明市每月付印的雜誌，平均僅有六種；桂林市每月付印的雜誌，平均亦僅有三十五種。由此可知雜誌的番號雖多而實力不足以稱之。這點，是需要雜誌工作者去努力改進的。

最後，我有兩點，希望於當前的雜誌界。第一點，是各地的雜誌工作者要有組織，更由各地的組織進而為全國的組織。這理由是很多的。(1)是增加工作者的權威，全國的新聞界，因為有組織，所以有權威。雜誌界沒有組織，所以權威較小。如果我們有組織，對於大問題，也可以發表一個共同宣言，增加他的輿論權威了。(2)是對某些較小問題，可以共同主張，增加力量

• (3) 是經常會談，可以增加感情。更能 (4) 由感情的和諧，進而為思想之集中與意志之集中。 (5) 是可以互換文稿，使雜誌可以分工合作，而提高其內容之水準。 (6) 是可以互換情報，使雜誌的動向，符合讀者的要求。 (7) 是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競爭，與隨競爭而有的浪費。 (8) 是可以集中參考資料。 (9) 是對於一些不甚良好的雜誌，可加以共同的制裁。 (10) 雜誌工作者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有了組織以後，也可以在合理的範圍，求得生活的改善。

奧本海氏「國際公法」

(第二册第六版)

董霖

「國際公法」(International Law)，奧本海(L. Oppenheim)

原著，洛脫灣基特(H. Lauterpacht)修訂。

第二册：「爭議，戰爭及中立」，第六版，一九四〇，倫敦，紐約，士倫士，Longmans, Green and Co. 出版；四四加七六六頁。

奧本海氏「國際公法」共有上下二册，上册論平時國際公法，下册論戰時及中立法，內容豐

富，立論精密，條理清晰，文筆暢達，久已斐聲法界，奉為當代傑作，每版問世，各國學者均作

第二点的希望，是有一種「雜誌的雜誌」出現。所謂雜誌的雜誌，就是研究雜誌的理論與技術，記載雜誌界的動態和動向。新聞是已經成「學」了，雜誌還不能成「學」嗎？我們還不能從原理與技術方面，去研究雜誌本身嗎？學是根據事來的，雜誌是一種新事業，雜誌學應當是一種新學問。目前有一種趨勢，就是文摘之類的雜誌頗多，我們希望由這一種傾向，擴而大之，成爲一種雜誌的雜誌。

書評介紹，備致推崇，其價值當可想見，無庸贅

奧氏生前主英國劍橋大學東術部（W. Whewell）國際公法講座有年，本版修訂者洛氏現亦担任斯職，後先輝映，本書得隨時代演進，陸續增訂，蔚成完璧，洛氏之功良匪淺鮮。

本書第五版印行有年，時移勢易，內容諸須增改；洛氏爰殫精竭慮，先將第二冊重行整理修訂，本版付梓在一九四〇年六月，適值舉世烽火，軸心國蔑法橫行之時。洛氏以絕對客觀之態度，秉筆直敘現行國際公法，不因過去各國勝法之事實及戰後可能之滋變，而左右其思想，其治學之忠勤，誠屬難能可貴。本此立意，國際和平機構雖已瓦解，一九三五年第五版中所敘和平解決國際紛爭各節，本版大體一仍舊貫；惟關於爭議，戰爭及中立法規，因五年來事勢之演變，有不得不分別酌予增減修訂者。

下列各節，純屬新增或事實上等於新增者：
 (6a)「磋商」；(15)「公斷者應用之法律」
 .. (281)「一九一八年以來之軍縮條約」；

(57a)「宣告訴諸戰爭之實例」；(57a)「近代發展影響於軍隊及平民之區別」；(71a)「委任統治地之視作戰區」；(76)「交戰團體之承認」；(76a)「承認敵國人民為聯合交戰者」；(106a)「敵入騷動之於叛變」；(181a)「防衛性武裝商船」；(182a)「潛水艇雷」；(214b)「世界大戰實例及關於空戰之海牙法規」；(214c)「空戰法規與陸海戰爭法規之關係」；(214d)「空戰之武器」；(214e)「攻擊敵國民用飛機」；(214f)「飛機襲擊敵國商船」；(253)「上級命令之辯護」；(291a)「世界大戰後之中立」；(296)「中立為國家之態度」；(296a)「國家管制私人活動及中立法」；(311a)「國內中立法之於叛變」；(312a)「戰時中立法規之改變」；(325a)「阿爾特馬克成案」；(333a)「防衛性武裝商船之於中立港內」；(333a)「華盛頓法規之於飛機」；(381b)「飛機封鎖」；(391c)「世界大戰後之長距離封鎖」；(413a)「搜捕敵國後備軍人」；(421b)「那維塞特制度」。

「法公際國」氏海本奧

除上述各節係增訂者外，第五版中有甚多部分在新版中刪去或經減少，故頁數並未加多。全冊共分三篇，第一篇討論「與國間爭議之解決」，內分「和平解決國際爭議」，「強迫解決國際爭議」，「廢棄戰爭」等三章。第二篇討論戰爭，內分「戰爭概論」，「戰爭開始」，「陸戰」，「海戰」，「空戰」，「交戰國間非敵性之交往」，「求得合法戰爭之方法」，「戰爭結束及回復戰前原狀」等八章。第三篇討論中立，內分「中立概論」，「交戰國與中立國之關係」，「封鎖」，「違禁品」，「非中立服役」，「視察，捕獲及審判中立國船舶」等六章。

奧氏初成此書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時方為倫敦經濟學院國際公法講師，上次世界大戰期間，担任劍橋大學教授，深痛德國外交卑劣及

其在比利時之暴行，公開著文斥責，迨美國迦諾（James W. Garner）教授之鉅著「國際公法與世界大戰」（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World War）問世，奧氏頗感興奮，「聯運動發生之始，即表無限同情，不幸和平甫告實現，此終身盡瘁於公法大師即因積勞逝世，第三版編訂工作，未能及身完成。今者本書第二冊第六版且告出版，而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戰爭或首仍為德國，和平恢復尚無確期。洛脫潑基特教授繼奧氏之志，就其原著前版，參照現實情況，斟酌損益，對於每一論點，予以申引闡揚，務期適合時代需要，永維法律尊嚴，使倡亂違法者知所警懼，愛好和平者得有鼓勵，其貢獻之大，當不止供同治斯學者之參攷而已。

日本戰後貿易擴充問題

蔣耀瓊

(The Problem of Japanese Trade Expansion in The Post-

War Situation) 原作者法萊 (Miss Miriam S. Tarley)

一九四〇年，太平洋學會出版。

本書為太平洋學會於中日事變後所成立之遠東問題研究組叢書之一。

遠東問題研究組之目的，在完全立於學術的觀點以探討遠東現狀，供給太平洋學會會員以一種不偏不倚的材料及有建設性的分析。舉凡「七七」前後之中日經濟政治狀況，與有關各國當時的遠東政策，都在研究範圍之內；但並不建議任何特殊計劃以解決中日間之糾紛。

本書分兩部：第一部敘述中日戰爭對日本貿易之影響與日本珍珠港事變前之經濟狀況；第二部敘述戰事結束後日本貿易擴充之種種問題，旁及日本戰後經濟的傾向。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件對於日本並非一種突

變。蓋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因竭力擴充海陸空軍，軍火製造激增，工業已有急劇變動，政府專注重工業之發展，並實施統制全國經濟生活；事實上當時日本已步上戰時經濟的路途，故一九三七年中日戰事之發生，只增加日本經濟動向的速度，並未改其趨向。

至於對外貿易，自一九三一年來，因軍火工業之需要，日本輸入大量原料與重工業品，同時輸出亦增加，故貿易得保持平衡。至一九三六年末與一九三七年初，因軍事預算龐大，及政府採行貨幣貶值政策，一般人受通貨膨脹的威脅，競相購買現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之入超達一九三六年同時期入超百分之一百二十六。所以有如此

現象者，固由於一九三七年世界商業的整個蕭條，但普遍抵制日貨實為其主要因。日政府為挽救貿易起見，遂採行嚴格管理外匯與限制貿易二種方針。外匯之統制，一九三二年即開始實行，該年所制定之「防止資金外逃法」限制黃金出口，並防止國內資金之逃避。一九三三年復公布「國際匯兌管理法」，授權大藏省限制外匯交易。中日戰事發生，外匯市場混亂，日元匯價大形波動，而政府又急需自外輸入作戰原料與軍火，於是乃撥款設置外匯平準基金，以為對外貿易之週轉金，並以維持日匯之低落；後又採行更進一步之統制，凡多餘之外匯，一概轉手與日本國家銀行；此為外匯統制概況。至於貿易管理，更為日本戰時急不容緩之措施。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會臨時會議通過「國際貿易管理法」，授權政府管理進出口貿易，並限制某種物品之製造及分配，其對於工業之影響，較一九三八年春所通過之國家總動員令尤大。

該法施行後，大多數平時工業原料不得輸入，工業上引起巨大之騷擾與混亂；但戰事初起時

，工業生產並未減少，因蓄存原料甚多。故自一九三八年來，工業因原料不足，漸形捉襟見肘，輸出日益低落。該年夏，秋田任大藏大臣，採行聯鎖制度（Link System）。在此制度下，製造業者可無限制購買與聯鎖制有關之原料，但其出品必須在一定期限內運至非日圓集團之第三國銷售，政府並撥款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為出口運用資金。但日本貿易數值之低落，並未因此中止，一九三八出口減少百分之十五，進口減少百分之三十。

戰事對日貿易之影響，不限於數值之低落，而變動最大者為地理上之分配。自中日事變後，日對佔領區及日元集團之貿易大增；對中國，一九三七年事變初起時，輸出減少，但一九三八年，立即恢復，而對華北及偽滿，輸出反加；華南在廣州失陷後，貿易亦上軌道。一九三九上半年日對華輸出較一九三七年戰前高出百分之五十七，對偽滿則高出百分之九十五。反之，對非日圓集團國家之貿易則銳減：一九三八輸出，較戰前減百分之三十六，輸入減百分之三十七。故戰後

日本對中國貿易之增加，自整個經濟情形看來，日本所得無幾，因對華貿易並不能解決日本經濟之依存性，亦不能增加日本之自給自足能力，又日本自中國所得者，大半為食物及紡織品，而輸入中國者為五金機械及重工業品，故於日本之國際經濟地位，無益而反有害。

日本侵華野心，即欲求得日本經濟對英美之獨立，計劃在戰後成立日「滿」華經濟集團，以中國棉代美印棉，中國鐵代印鐵，中國羊毛代澳洲羊毛。此計劃如成功，日本可儘量利用中國豐富物資與低廉勞力，則英美在世界市場的地位必將受巨大之威脅。不過日本在佔領中國後能否維持佔領區之和平，能否籌措充足資本以開發中國資源，皆成問題。

關於本書第二部分日本戰後貿易擴充問題，因中日戰爭猶未結束，一切情形皆在未定之中，故只能以以往事實中推斷將來可能之發展，故此部分內容甚為空虛。

本書以日本人口問題為出發點以研究日本貿

易發展之傾向。作者如一般美國經濟學家意見，以為日本人口過剩，據推測一九六〇年日本人口將自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增加至九〇，〇〇〇，〇〇〇，而耕地缺乏，農業之發展，無法與人口之增加維持同一水平，故只有發展工業，以安插此過剩人口；但日本又缺乏其新興工業所需之原料，據調查日本棉毛橡皮百分之百仰仗輸入，油為百分之九二，鉄鑛百分之六六，碎鐵百分之五六，熟鐵百分之二五，鋼百分之十，鉛百分之十八，鉛百分之四四，鋅百分之四五，其他種種工業原料，多仰賴外國，在國際貿易上，輸入只能以輸出抵付；因此日本工業國地位全靠對外貿易維持。依作者如此說來，日本戰後國際貿易之擴充，為解決日本過剩人口之唯一方法，此與一般為日本侵略尋借口者犯同一錯誤。以吾人觀之，日本在擴充對外貿易之前，應先從事發展國內市場，使國內人民增加購買力；日本農民受封建租稅遺害甚大，財富又分配不均，如能改良本國經濟制度，廢除封建遺毒，則人民生活程度可增高，購買力亦因之增加，國內市場可因此擴大。

日本農業，亦並未科學化，如再能從改良農耕技術着手，則農產品之增加亦不至較人口之增加過形落後。日本不此之圖，專一設法鼓勵人口之繁殖，而反借人口過剩為侵略他國之口實，英美經濟學家亦有附和其說者，助其氣焰不小。此為吾人所不敢苟同者。（關於此點，可參閱 *Misai Treda Utley: Japans Tool of Clay & Ryoich Ishii: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Economic Life in Japan*）。

一國貿易之擴充，事實上即其他有關國家貿易之增加。但據已往經驗，一九二九年後世界經濟不景氣，在全世貿易緊縮中，日本貿易數額獨不斷上漲，而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間，日本對外貿易增加一倍，日貨幾有奪英美市場而代之之勢。有以下數種原因：（一）日本工資低廉，同時世界經濟不景氣，輸入原料便宜，因此貨物成本遠較英美為低。（二）日本當時工業技術猛進，組織合理化。（三）日政府採行貨幣減值政策，使日貨得以在世界各處傾銷。英美加等國因此採行保護關稅政策以抵制日貨，世界關稅壁壘。

因此成立。故戰後日本貿易之擴充，必須世界與整個貿易趨向取得調整，絕不能單獨發展，以引起世界整個經濟之機構擾亂。

戰後日本輸出品及市場如何，亦在本書研究範圍之內。在戰前，日本輸出品，以需用資本甚少之輕工業品為最多，生絲及紡織品居第一位，戰後此種傾向似不至改變。不過因美國人造絲年來發達甚盛，生絲輸出在戰前已減少，戰後必將繼續低落。當戰爭初停時，鋼鉄與鐵器及機械之輸出數量必甚大，因日本戰時重工業發達，戰後一時無法調整，只有在國外尋求市場；但如日本戰敗，則日本之鋼鉄及機械決不能在自由市場與英美競爭也。

戰後日本貿易市場，由戰前情形可推知一二。對華貿易，一九一四——一九三六年間，輸出由全輸出四分之一降至二十分之一，輸入除「滿洲」外亦降低，最大原因，為中國普遍抵制日貨；一九二九年，中國又實行關稅自主，一九三三年復提高稅率，日本對華貿易遂一落千丈。對澳洲、新西蘭、荷印、菲律賓等地貿易，戰前趨勢

即不佳，戰後因政治關係及此等殖民地工業之日漸發展，恐日本貿易在此不易擴充。其他加拿大與南美各共和國，戰前採高關稅政策以保護本國之新興工業，戰後日貨亦不能與英美貨物競爭。至於美國原為日本最大之顧主，一九三六年日本出口貨物百分之二三輸至美國，大半為生絲；但近年來日本生絲之美國市場漸形衰落，前途亦甚暗淡。歐洲方面，東歐以高關稅抵制日貨，故貿易不盛；對英貿易則奠基於英國採行自由貿易政策時；故戰後歐洲各國如能實行取消關稅壁壘。日本貿易有擴充可能。

日本貿易問題，為戰後世界貿易問題之一部，世界整個經濟不能調整，則日本貿易亦無由擴充。世界自由貿易之先決條件，有待於世界貨幣之穩定與國際資本之自由流通，此皆不在本書範圍之內，不再贅述。

當讀者細讀本書後，不免感覺輕微之失望。

本書題目為「戰後日本貿易擴充問題」，但只於第二部分提及主題，而又空虛無物，對於中國戰勝後日本經濟可能之巨大變動，則絕未提及；作者對於整個世界戰後之趨勢似乎未加考慮。但太平洋學會遠東問題研究組之目的，只限於收集與分析有關材料，故吾人不能對此有過奢希望。再者本書成立於珍珠港事變前，彼時太平洋情形並不如現時之明朗；今日美國及整個太平洋皆加入戰爭，而日本在此戰爭渦流中處於孤立地位，處於必敗地位。戰後各國絕不容日本奪取市場，無限制向外擴充貿易，同時因戰事消耗過甚，國內經濟亦瀕於絕境，彼時日本殘餘之封建制度與經濟國家主義有整個推翻之可能，因此日本在戰後數年中貿易之發展似不可能也。

本刊徵稿簡則

- 一、本刊歡迎有關世界輿情、學術譯著、書刊介紹及文藝批判等類文字。
- 二、來稿不拘文言白話，務須繕寫清楚（勿寫兩面）並加新式標點，每篇以三千字為原則，但有特殊價值者例外。
- 三、譯稿務希附寄原文，如確有不便，必須詳註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點等。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得以姓名披露，但必須註明真姓名以備查考。
- 六、來稿一經採用，立即從優致酬，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已在他處發表者，雖經登載，恕不奉酬。
- 七、未經登載之稿，除預為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 八、來稿請寄重慶大田灣五十九號本社。

國際編譯

第 三 一 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 國際編譯社

重慶大田灣五十九號

社長兼主編 董 霖

發行所 世界書局

重慶民生路七十一號

訂購辦法	冊數	甲種紙本	乙種紙本	國內	國外
零售	一冊	十元	七元	二元	二元
預定本年	六冊	五十四元	四十四元	二元	二元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百元	七十元	二元	二元
				加	照

地位	封面	裏封面	正文內
全	二千元	一千五百元	一千元
半	一千元	七百五十元	五百元
四分之一	無	無	二百五十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四四號

The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 Compilation Institute (I.T.C.I.) was organized with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reading public, the Institute publishes books, pamphlets, and periodicals. Intimate collaboration with similar societies abroad has been fostered and channels for the swift import of the latest publications in various countries have been explored and utilized. The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are ready to comply with the requests of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associations to search for and collect special materials in their behalf.

With a view to meeting the ever-increasing demand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the Institute issues monthly the INTERNATIONAL DIGEST with Dr. William L. Tu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as Editor-in-Chief. The aim of this periodical is mainly to review current events of vital importance and to discuss plans for post-war world reconstruction.

Any contributions of manuscripts, articles or source materials of academic value or popular interest will be appreciated.

Address of the Institute: 59 Ta Tien Wan, Chungking

Circulation Office: 71 Min San Road, Chungking

Pr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DIGEST: \$10.00 per copy

(postage extra)